皇清經解

478
80

仁
4780
80

儀禮小疏

士喪禮

吳江沈徵君彤著

學海堂

左何之扱頖于帶

說文云何儋也臣鉉等曰儋何即負何也凡儋何負何皆在肩背故云左手何之張云左臂何之皆非

後者降自後西榮

故曰降于此者與升時相變也下文設奠之類升降異階者其義皆然彤謂此主于徹西北扉與升時相變其兼義耳若設奠之類升降異階則以相變爲主徹不同也

注云降因徹西北扉若云此室凶不可居然也疏云按喪大

記將沐甸人爲徹于西牆下取所徹廟之西北屏薪用爨之
諸文更不見徹屏薪之文故知復者降時徹之也彤謂西北
屏乃室西北隅隱闇之處尸在其南徹之者去其蓋蔽以通
神也降衣于前不知魂之反不反故又徹西北屏意魂或自
此而反也然則北面招者求諸幽徹西北屏者通諸幽也此
亦聖人知鬼神之情狀達孝子之心之一端而鄭謂若云此
室凶不可居然則是方冀其生而即致死之不誠甚矣豈招
魂復魄之意邪且果如鄭言彼毀廟尚必在遷主之後也況
尸在室而即徹屏於人子之情安乎至喪大記云取所徹屏
薪用爨之者本非爲用爨而徹乃既徹則用以爨無用之用
也故用時謂之薪而徹時不謂之薪

人坐于牀東衆主人在其後西面
鄭云衆主人庶昆弟也敖云衆主人齊衰大功之親也若有
斬衰者亦存焉下經云衆主人布帶則是衆
主人乃主言齊衰大功者彤謂鄭所云庶昆弟于死者爲衆
子不云衆子而云庶昆弟繼主人爲言當然耳是衆主人即
斬衰之親喪大記云大夫之喪主人室老子姓皆食粥上亦
如之疏云子姓謂孫也不云衆子主人中兼之
下經所云親者乃齊衰大功之親也敖以衆主人兒衆主人
布帶決此衆主人爲齊衰大功之親則不惟彼此殊絕亦明
與親者之文相妨顧即以親者爲專指婦人遷就多矣且衆
主人兒布帶之下並不言親者與衆兄弟則是統齊
衰至緦麻之親皆在其中亦豈徒主言齊衰大功而已此其

疎也鄭注下經婦人云妻妾子姓亦專指斬衰者言之蓋主人在前衆主人在其後適妻在前妾與子姓在其後皆斬衰重服然後及于齊衰及于大功文王世子所謂以喪服之精麤爲序以次主人者是也

婦人倚牀東面

鄭云婦人謂妻妾子姓也亦適妻在前按喪大記云君之喪三日子夫人杖大夫之喪主人主婦室老皆杖士之喪主人杖婦人皆杖注云婦人皆杖謂主婦容妾爲君女子子在室者喪服妻爲夫杖婦爲舅姑不杖明夫人與主婦皆死者之妻本注適妻即主婦故賈決妻妾子姓據死者是也（檀弓云歐主人主婦亡者之子主婦亡者之妻近萬充宗乃云凡儀禮喪祭稱主婦者皆宗子之妻而非宗子之母彤按內則云舅沒則姑老冢婦所祭祀賓客每事必請于姑是祭稱主婦固皆宗子之妻矣若喪則有不盡然者王制云七十唯衰麻爲喪八十齊衰之事弗及固皆指男子爲言而婦人可類推假令夫死而妻年五十六十雖不能致毀備禮而馮尸拜賓猶可自勉以子婦而代之則三年如斬之情安在故夫死而妻不爲主必其已七十者也不然則其有廢疾也未七十而又無廢疾豈得委子婦爲之主哉又舅沒姑老謂三年喪畢而當時祭乃令冢婦承之耳非謂喪中之奠祭亦不與也何況初喪馮尸拜賓之節又喪服小記云婦人不爲主而杖者姑在爲夫杖是姑在雖夫死不爲主況舅喪而顧爲之主分義不全乖乎如萬

說實有于婦姑兩無所處者未密也又鄭注喪大記云子姓謂衆子孫也姓之言生也本注子姓以婦人皆杖注推之蓋專指女子子在室者姓字牽連及之耳

親者在室

鄭云謂大功以上父兄姑姊妹子姓在此者賈云此注據主人而言敖云此親者繼婦人而言則是亦專指婦人矣下篇曰主婦及親者由足西面其上云主人踊無算則親者固專指婦人此篇下經云婦人戶西東面主人及親者升自阼階則親者又專指男子本經上云衆主人在其後婦人侠牀下云親者在室則親者兼男子婦人可知敖據一端爲說非是若鄭云大功以上者但包齊衰之親不兼上經衆主人蓋下云主人及親者不言衆主人則親者宜兼衆主人此承上衆主人而言親者則親者宜在衆主人之外故知鄭不兼言也婦人親者亦當如此推之又本注及下經衆婦人兄弟皆據死者而言賈誤賈又以曾孫玄孫爲曾祖高祖齊衰三月當在大功親之內尤誤又此注子姓者謂婦也男女也昆弟之子婦也其子孫之婦而皆用子姓包之蓋以其與子孫一體則亦可爲子姓云爾

又按喪大記云既正尸子坐于東方卿大夫父兄子姓立于東方夫人坐于西方內命婦姑姊妹子姓立于西方此君之喪也又云士之喪主人父兄子姓皆坐于東方主婦姑姊妹

子姓皆坐于西方其于親屬之哭位詳矣而伯母叔母以齊衰期而不與焉者爲其尊而不親也孔子曰伯母叔母疏衰踊不絕地姑姊妹之大功踊絕于地如知此者由文矣哉雜記故昆弟之子之于伯叔母其分本疎則伯叔母之于夫之昆弟之子可知不與于位可也有恩焉與亦可也若昆弟之子婦分猶是耳或以卑故不敢不從夫而與乎

按主人與衆子皆斬衰而衆子在主人之後齊衰親爲諸父爲昆弟爲昆弟之子爲己之孫曾孫則在斬衰之後大功親爲從父昆弟則在齊衰之後適妻及妾與女子子在室者皆斬衰而妾與女子子在適妻之後齊衰親爲姑爲姊妹爲婦爲女子子適人者爲昆弟之女子子在室者爲女孫女曾孫則在斬衰之後大功親爲姑姊妹適人者爲從父姊妹在室者爲昆弟之子婦爲昆弟之女子子適人者爲孫婦則在齊衰之後皆南上上當尸肩適妻與諸父亦正當主人不出其上若子孫多則自孫以下位北南面男西上女東上不當尸牀此室中哭位乃參考經記而爲之于古禮未必無當爲圖如左

大功　姑姊妹適人者從父姊妹在室者昆弟之子婦昆弟女子子適人者已嫁婦
齊衰　姑姊妹婦女子子適人者昆弟之女子在室者女孫曾孫女
　　室
斬衰　中
　　適妻
　　哭
斬衰　尸首　牀
　　位
齊衰　主人
大功　　杖
　　圖
齊衰　婦爲夫昆弟之子女子子在室
大功　婦爲夫昆弟女子子適人者

衆婦人戶外北面衆兄弟堂下北面
鄭云衆婦人衆兄弟小功以下按小功以下婦人兄弟各有
同姓異姓小功婦人同姓爲從祖姑在室者從祖姊妹適人者
者從父姊妹適人者昆弟之子婦從父昆弟之女子子在室
者女孫適人者昆弟之女孫在室者異姓爲從母外孫女總
婦人同姓爲從祖姑適人者族姑在室者從祖姊妹適人者
族姊妹在室者從父昆弟之女子子適人者從父昆弟之子
婦從祖昆弟之女子子在室者昆弟之女孫適人者從父昆
弟之女孫在室者曾孫婦昆弟之曾孫女在室者異姓爲姑
舅姊妹從母姊妹女甥外孫婦皆當在戶外之位者也小功
兄弟同姓爲從祖從父從祖昆弟從父昆弟之子昆弟之孫

衆婦人
婦人
婦人
婦人
婦人
婦人
戶外哭位圖
異姓
同
異姓
同
小功
小功
總
總
總
小
功
功
小
功
功
小
功
功

衆兄弟堂下哭位圖

總兄弟異姓

總兄弟同姓

小功兄弟異姓

小功兄弟同姓

疏于宇西階上

注云宇榱也疏云爾雅釋宮云檐謂之樀郭云屋榱謂當檐下按說文云榱秦人名屋樀聯也齊謂之檐楚謂之桷是郭注所本而此疏采用之然則宇卽檐也說文又云宇屋邊也易曰上棟下宇訓證甚明又云秦人名樀聯爲榱非儀禮之所謂榱儀禮之榱乃在棟與庪之間檐又在庪前也今吳人謂檐爲樀聯樀宇西階謂堂西之階朱子釋宮所云西面階也此銘與竹杠不直置近序西階上者祝受管人汲水管人受祝潘等事皆在此西階上無餘地也敖說云置卧而縮置之云卧是也云縮則非益橫置之矣

君使人弔徹帷

注云徹帷扈之事畢則下之疏云扈之者謂蹇帷而上非謂全徹去按雜記朝夕哭不帷注云緣孝子心欲見殯肆也既出則施其扈釋文云扈字林玉篇皆云閉也纂文云古闔字形謂扈是帷之所以開闔者故闔之曰施其扈開之則曰扈之猶門闔之闔訓扈亦訓通其例一也

布巾環幅不鑿

注云士之子親含反其巾而已疏云士親飯必發其巾此本雜記鄭注二義當兼用蓋發其巾而反之也

纓中

注云纓笄之中央以安髮疏云兩頭濶中央狹則於髮安按下經牢中旁寸注云牢讀爲樓樓謂削約握之中央狹則義與牢同鄭何以疊今文而不從也又按說文云優饒也而不出纓字形謂纓當讀從優謂兩頭狹中央濶也中央濶則笄之益固而髮尤安疏乃反說非注義玉篇云纓笄之中央髮也乃摘鄭注而失其意廣韻云笄巾則中又傳寫爲中二書皆可信而其誤有此者

牢中旁寸

注云牢讀爲樓樓謂削約握之中央以安手也疏云讀從樓者義取樓斂狹少之意按爾雅云斂樓聚也郭注云樓猶今言拘樓此疏文所本又按說文云樓曳聚也玉篇云樓亦曳也詩曰弗曳弗樓本亦作婁說文又云婁空也從毋中女空之意也然則義取斂聚者當作樓義取削約中央者當作婁

此注字益本作婁後旁加手又譌爲木旁耳或謂重屋亦有聚義樓摟通非也

握手之制賈疏及聶圖明矣郝敬謂縫帛如箭韜尸兩手者因牢讀爲樓無他證又誤解下經設決麗于擊爲左決連右擊右決連左擊使手交如生故杜撰此制耳不知尸之手古今未有不旁垂者益象其始生時亦便于斂若兩手交疊則於斂不便且象其生何如象其始生之義微乎若牢讀爲樓雖未見他證然康成之注于書名物數悉有依據今去古尤遠安得輒以臆解易之郝云牢猶籠也容其中旁寬寸解文義亦未洽至謂左巨指並施決其杜撰更不必言

決用王棘若檡棘

注云王棘與檡棘善理堅刃者皆可以爲決世俗謂王棘酢鼠按玉篇云檡樓棗也樓棗似柿而小又云酢碰也碰落也然則檡棘即樓也謂王棘爲酢鼠者若云王棘可以落鼠也

繘極二

注云極猶放也以沓指放弦令不挈指也按說文云揭縫指揭也一曰韜也大射儀注云極所以韜指是沓與揭同沓指即韜指也說文云挈縣持也釋文云挈劉本作契大射儀注云無極放弦契于此指多則痛釋名云契刻也是挈當爲契但二字並從刧刧本從刀疑古亦通用

蚤揃如他日

注云蚤讀爲爪斷爪揃鬚也按說文云揃撇也撇批也批捽

也捽持頭髮也然則此經之揃謂特其鬚而理之也喪大記云小臣翦須孔疏云治須也是孔益讀翦從揃矣

設決麗于擘自飯持之設握乃連擘

注云麗施也擘手後節中也飯大擘指本也決以韋爲之籍有弧弧內端爲紐外端有橫帶設之以紐擐大擘本也因沓其弧以橫帶貫紐結于擘之表也設握者以綦繫鉤中指由手表與決帶之餘連結之此謂右手也

說文云弧弓弩耑弦所居也此決籍之弧則紐所著者也擐說文訓貫以紐擐大擘本者貫大擘本于紐之中也紐說文云系也一曰結而可解玉篇云結也束也然則此注之紐如今之衣襟矣衣襟世俗亦謂之紐襟

敖曰此惟右手設握而左手則否其特重平日之便于用者乎形謂握手所以伸其指而斂之故左右並設敖說非也至以擘爲巨擘之別名杜撰尤甚

鄭訓飯爲大擘指本必有所受不可輕改郝敬萬斯大因其不經見讀爲飯含之飯以爲自飯含時已設決是設決于未襲之前矣當襲時豈無觸閡且設決無慮其指之僵亦何必飯而卽設也從舊爲得

設冒橐之

由櫛以笄以揃而鬠焉笄焉設明衣裳焉由飯含以掩以瑱以幎目以屨而襲焉由設韜以帶以搢笏以設決與握而設冒焉皆順表裏爲序於上下有逆施者取事之便此逆而後

順者也

巾幗髻笄埋于坎

敖云髻櫛餘之髮及所揃須也按喪大記云君大夫髻爪實于角中注云髻亂髮也敖因小臣翦須之云故兼須言之但謂及所揃須是不讀翦如揃而誤以揃爲翦斷之翦萬充宗云笄揃如他日謂如平生也若以揃爲斷須生時豈斷須乎然則宜云及所揃須之脫者矣

幂用疏布久之

注云久讀爲灸謂以蓋塞鬲口也疏云灸塞義敖說云既久禮曰木桁久之然則久者乃以物承他器之稱按說文云久從後灸之也象人兩脛後有距也周禮曰久諸牆以觀其橈

又云灸灼也彤謂灼必用艾蓋病處故訓灸爲塞然則從後灸之者灸本訓也周禮謂從旁灸之此經謂從口灸之所從不同其爲灸則一也玉篇云桁大械也既久木桁謂以桁桁諸器敖所云以物承他器是也灸之則自謂案塞諸器與此篇同蓋敖說不如鄭注之確矣 幂用疏布久亦當用疏布下篇桁用木久亦當用木

繫用鞙

注云鞙竹篾也敖云鞙字從革似當爲革之屬未詳孰是

幂用葦席北面左衽

注云以席覆重辟屈而反兩端交于後左衽西端在上敖說云幂用葦席以席蔽重之前後也北面謂席之兩端皆在北也左衽者右端在上而西鄉象死者之左衽也按鄭云覆重

者謂辟屈葦席之邊覆諸橫木但空其中以通神耳敖云蔽重之前後而不及上則于冪義不完矣鄭云兩端者謂席之左右衽云交于後則非經北面之義北面者取其向幽據重不據人敖云兩端皆在北是也又經云北面左衽宜右端在上而西鄉如敖之說若兩端交後而西端在上則南面而衽鄉東不顯與經背乎

帶用鞶賀之結于後

注云賀加也謂累加之也益用鞶從南鄉北又從北鄉南而結之也敖說云後謂重之南也

析其末

注云析其末者令可結也喪大記曰絞一幅爲三按喪大記云大斂絞一幅分爲三片不復擘裂其末然則絞一幅爲三者不必析其末而亦就大斂言之也鄭引爲證者以例小斂雖不裂全幅析其末亦爲三耳敖乃云析其兩端爲二如掩之制恐未必然

饌于東堂下脯醢醴酒

注云凡在東西堂下者南齊坫疏云既夕記云設棜于東堂下南順齊于坫饌于其上兩甒醴酒若然則凡設物于東西堂下者皆南與坫齊北陳之堂隅有坫以土爲之或謂堂隅爲坫按此疏則坫在東西堂之隅蓋統一堂而論之必以東西堂之隅爲堂隅也又下經苴絰要絰饌于東坫之南主人自阼階下位往襲絰于序東東夾前此東夾前與公食大夫禮注東夾前不同東

夾前之東卽東坫南則堂隅之爲東西堂隅益明矣萬充宗
寢廟圖乃置坫于序內正堂之隅是襲經當近在阼階之東
何必往序東東夾前耶若陳用之禮書謂堂隅之坫在北陳
以爾雅所云垝謂之坫者爲北堂之隅之坫彼葢誤讀此疏
北陳之堂隅有坫爲一句遂誤解陳爲堂途之陳意北陳爲
北堂下之陳又妄以爾雅之坫置諸北堂之隅其粗心杜撰
至於此極可歎可懼

凡堂之南下直東西序內者經皆謂之堂下自阼階以東通
謂之東方自西階以西通謂之西方堂之東下謂之東堂下
亦謂之堂東堂之西下謂之西堂下亦謂之堂西
楊圖圖脯醢醴酒等于堂上則于經記堂下之文顯背

用功布

注云功布鍛濯灰治之布也疏云大功布散云功布大功小
功布之通稱未審其以何者用之也彤謂冪奠以辟塵汚宜
用小功布矣

其實特豚四髮去蹄兩胉脊肺

注云髮解也四解之殊肩髀而已喪事畧疏云按士冠禮云
若殺則特豚載合升注云合左右胖此下文大斂亦云豚合
升則吉凶之禮豚皆合升而鄭云喪事畧者但喪中之奠雖
用成牲亦四解故既夕葬奠云其實羊左胖豕亦如之是以
鄭總釋喪中四解之事云喪事畧也彤按冠禮與喪禮雖豚
皆合升然冠禮是解爲二十一體而升昏禮用特豚亦然喪

禮但解爲七體而卽升之數自不同鄭云喪事畧者對冠昏之詳而言爾既夕葬奠用成牲亦四解亦喪事之畧故疏以鄭此句爲總釋之敖說采鄭注刪此句其尚未得其解歟又鄭雖訓髽爲解然四髽兩胎爲對文則髽宜卽指肩髀非虛活字敖云四髽兩肩兩髀也文義尤得

說文云髽髮也从髟易聲髽髮也从髟从刀易聲然則此經髽字蓋髽之省也

男女奉尸侇于堂幠用夷衾

注云侇之言尸也夷衾覆尸柩之衾也又云今文侇作夷疏云尸之衾曰夷衾尸之牀曰夷牀并此經侇尸不作移字皆作侇者依近本俱作侇誤人傍作之故鄭注喪大記皆是依尸爲言也按喪大記侇亦作夷注與此注同彼疏云夷陳也釋文云夷如字陳也本或作侇又按說文云尸陳也侇訓尸而尸訓陳則侇與夷音義俱同不妨通用鄭所以擇從侇者爲依人旁作之於陳尸意尤切且賈頗得之但云侇不作移似欲讀侇從移致方性夫注喪大記遂云夷之爲言移也則不免貽誤後人矣移字古音弋多反故說文云从禾多聲是移夷聲本不相近義亦迥殊豈容牽合他若稱夷以戒傷尸亦方說也謂體魄降爲夷嫉詞陸農師說也此並穿鑿不可從鄭注曲禮在牀曰尸云尸陳也皆覆

注云皆覆爲塵敖云亦以別於生也按鄭云爲塵而覆則必

以覆爲冪矣俎之有冪見于少牢饋食禮云佐食升肵俎冪之敖云鼎當作冪是也但此經醴酒脯醢皆既奠而後巾之不應于俎獨方載而即冪雖下云執而俟亦不過俟豆先設已耳何冪之遽如是又士冠禮醴醢醬湆醢凡六豆故下云兼巾之此所載雖七體而俎則一果如鄭義則但云冪之足矣豈嘗有獨覆一體者而必別之曰皆覆邪又按檀弓云喪不剝奠也與祭肉也與注云剝猶傑也有牲肉則巾之疏即引此經小斂俎錯祝巾之爲證是下經巾之不惟冪醴酒與豆乃并俎而巾之也然則此覆字當讀芳六反濟陽張稷若云皆覆謂牲體皆覆設之最得其解下經云進柢注云未異于生此覆設當同茲義又下經云載魚左首進鬐注云亦未異于生是進柢猶進鬐覆設猶左首也盖俎用七體所以異于生或異或不異而仁與智兼之矣敖說亦非

掘肂見衽

注云肂埋棺之坎也疏云肂訓陳謂陳尸于坎鄭即以肂爲埋棺之坎也按說文肂作隸云瘞也玉篇肂亦無陳訓買之訓陳乃讀如肆肆說文作隸云極陳也盖以其形聲之近遂通肂于肆耳

注云衽小要也又引喪大記曰君盖用錦三衽三束疏云棺盖每一縫爲三道小要每道爲一條皮束之按檀弓云棺束縮二衡三衽每束一彼注云衽今小要孔疏云其形兩頭廣

中央小也古棺木無釘但先鑿棺邊及兩頭合際處作坎形則以小要連之令固棺束並相對（束字補）每束之處以一行之衽連之若堅束之處則竪著其衽以連棺蓋及底之木使與棺頭尾之材相固漢時呼衽爲小要也又按喪大記疏云衽謂燕尾合棺縫際也棺兩邊各三衽每當衽上輒以牛皮束之故云三衽三束也此二疏論衽制最詳如賈釋則至于棺蓋爲言有三從而無一橫與檀弓之文顯背失其義矣楊圖云鑿棺蓋之際以衽連之即賈意也至郝敬謂棺蓋合際處曰衽是衽非自爲一物尤爲謬妄燕尾蓋唐人呼小要之名近濟陽張稷若又云今謂出之銀鋺扣也（陳可大棺弓說云衽形如今之銀鋺扣）大夫士降于君二衽二束

燕衆稷各二簋有魚腊

注云烝所以惑蚍蜉令不至棺旁也放云孝子以尸柩既殯不得復奠于其側雖有奠在室而不知神之所在故置此于棺旁以盡愛敬之心也然不以食而用烝穀不以牲而用魚腊亦所以異于奠也與形謂祭奠之事于主設俎豆敦鉶于重懸二鬲粥焉于葬藏苞筲甕甒于殯設烝黍稷魚腊焉重以先主而畧于主殯以先葬而小于葬事異義同故殯之設烝黍稷猶重之懸二鬲粥也烝黍稷之異于包筲甕甒猶粥之異于俎豆敦鉶也烝不知何地之可以棲神故無之而不設飲食不知何飲食之可以歆神故相變而殊其品此誠孝子事鬼神之至情敖說得之鄭以烝黍稷爲惑蚍蜉于周禮

小祝及喪大記皆云然孔疏謂欲使蚍蜉聞其香氣食穀不侵尸但六寸以上之棺固其合縫何至數月之內蚍蜉卽得入而侵其尸乎必不然矣然則不爲飯而熬穀何也熬穀有香氣而可久飯則易壞欲善其設之之方故耳

設于序西南

鄭云爲求神于庭敖不用此注乃于下經執事豆北南面東上說云此奠于西堂其俟降之位東上是由饌東而南乃降自側階也按此經上云降自西階下云當西榮又云如設于堂則序西南之不在堂而在庭明矣且凡言當東榮當西榮未有不在庭者敖以爲奠于西堂而降自側階泥于序西南之文耳不知此序西南如上經所云襲經于序東序東在東

序南下亦非卽東堂也

註由重南東

鄭云東反其位賈云其位蓋在盆盥之東南上按此經上云祝降自西階下經論大斂奠亦云祝降自西階奠者由重南東放云復其門東之位也祝位在門西其說與賈不同按士虞禮云祝入門左北面敖云祝公有司之助喪祭者也特牲饋食記曰公有司門西北面東上是也又按特牲記云私臣門東北面西上然則此經之奠者其私臣與祝位在門西故降自西階直由堂塗反位奠者位在門東故必由重南而東乃復位也賈疑其位在盆盥之東者殆謂將盥一時之位不必反于斯也反其位當如敖說

君若有賜焉則視斂

鄭云君視大斂皮弁服襲裘主人成服之後往則錫衰敖云君若有賜焉則此時君之弔服亦朝服襲裘而加絰與帶矣若主人成服之後而往則弁絰疑衰彤謂此皆鄭是而敖非按禮記服問云公爲卿大夫錫衰以居出亦如之當事則弁絰但言爲卿大夫不言爲士是爲士雖當事不弁絰也重服不以弔微爵不弁絰則皮弁既皮弁則亦皮弁服矣周禮司服云王爲三公六卿錫衰爲諸侯總衰爲大夫士疑衰以此例之諸侯爲卿大夫錫衰則爲士當總衰疑衰故鄭注文王世子云於士蓋疑衰同姓則總衰本注云錫衰者賈云此士與君有師友之恩特賜與大夫同故不得疑衰也文王世子疏云或鄭因諸侯弔必錫衰之文故注士喪禮爲錫衰此說誤然則當事而殊之卿大夫之弁絰者所以明其分既成服而同于卿大夫之錫衰者所以報其恩如鄭說蓋仁與義而兼至矣且夫視大斂特賜也而服如其弔士之服主人成服之後往常禮也而以弔卿大夫之服弔非又輕重之適均者與喪服記云朋友麻君于此士蓋皮弁而加絰（喪大記疏云無絰誤）較其爲卿大夫又有異而同同而異者禮之詳密也如是又按喪大記原文云小斂乃奠弔者襲裘加武帶絰鄭云武吉冠之卷也加武者明不改冠亦不免也至賀氏謂加素弁于吉冠之武熊氏謂武上加絰並與加帶絰殊例則更與帶文相妨賀又謂主人既素弁素冠故弔者加素弁于武則是弔冠太重于朝服不稱

且疑于主人之冠矣要皆非也彤謂加武者加于吉冠之兩頭若喪冠厭伏之法也吉冠兩頭皆在武上鄉內反屈而縫之喪冠兩頭皆在武下鄉外反屈而縫之（四語約賈喪服疏）以吉冠之武法喪冠之厭則變而微凶與主人之括髮素冠正相稱故鄭云不改冠言但加武爲異耳若不加武則其冠純吉無論不可以視大斂亦烏可以弔於小斂之後故武字決不可刪也敖乃放檀弓襲裘帶絰之文而輒刪之豈知彼不必詳而此固不容畧也哉若大斂之不可以朝服弔則喪服朋友麻節已詳之又鄭云主人成服之後往即喪大記在殯壹往焉之往亦謂弔哭事

君要節而踊

敖云要猶候也按此訓未知所本

主人髽髮袒衆主人免于房

鄭云始死將斬衰者雞斯將齊衰者素冠敖云檀弓云始死羔裘玄冠者易之以素冠深衣也然則始死之服主人以下皆同而未暇有所別異按陳氏禮書云問喪曰親始死雞斯徒跣扱上衽檀弓曰始死羔裘玄冠者易之而已則始死有易冠無去冠有易裘無袒衣矣又檀弓曰叔孫武叔之母死既小斂袒且投其冠髽髮喪大記曰小斂主人袒說髦括髮以麻則小斂投冠脫髦髽髮而袒矣益人子之於始喪其幸生之心未已故未忍去飾焉及小斂則已矣然後髽髮而袒雞斯云者益哭聲然也鄭氏改雞斯爲笄

纕而云親始死去冠者恐未必然五句畧見論纕節　此說乃教所本也陳詒畧本藍田呂氏徐氏讀禮通考云親始死徒跣扱衽無容哀之至也豈有下則徒跣而上仍著冠者乎夫冠所以爲飾此何時也而尚存其飾也孝子之心固謂遭禍之深以罪人自處也儻猶加冠以爲飾是見親死無異于平日矣豈人情之所忍哉此鄭氏笄纕之說誠有所據而不可非也彤謂徐之伸鄭屈陳甚得禮意栁子陳之誤猶有未及者叔孫武叔之母死既小斂投冠髽髮是小斂之前固易乎冠而素冠矣謚周云父辛爲母始死去乎冠尸襲之後因其笄纕而加素冠但以爲爲其母則非斬衰之主人然則所云始死易乎冠者亦統謂齊衰期以下者耳若去冠而笄纕乃謂夫斬衰與齊衰三年者三者之所指固非一也

又斬衰笄纕自始死及于小斂之後不改如括髮之自小斂後及于成服而始改也爲母笄纕尸襲之後而卽加素冠如括髮之于卽堂下位而卽代以免也蓋始死首服之節笄纕與括髮並重故父母之喪皆然但家無二尊故又以時之久暫稍爲差等聖人之尤重父喪于始死之首服而卽見之如此陳于檀弓問喪不別齊斬遂以始死幸生未去冠飾無父母之差失聖人制親喪輕重之義且人子於親之始死固幸其生而尤痛其死生者或然死則其已然故幸生之心寄之于不說髦不去笄纕而痛死之心則去冠徒跣扱上衽無之不存至將小斂而齊衰者素冠小斂括髮之後而斬衰者亦素冠而環絰喪服小記疏論父死將小斂之服云去笄纕著素冠蓋據武叔小斂而投冠決素冠在小斂之

前不知武叔固爲其母非爲其父也謂父始死而著素冠不乘于服問乎但孔疏實本崔義黃氏喪服圖式乃是孔而非崔亦誤又雜記云小斂環絰非謂正則幸生痛死之意俱相小斂時葢指侯堂後之襲絰而言

半焉及于大斂所謂三日而不生亦不生者萬無一冀然後著喪冠而成服故謂幸生未已不忍去飾者僅得其半至云小斂則已與雞斯哭聲並于禮無據又小斂說髦乃諸侯禮非士禮皆所當釐正者也若敖謂始死之服主人以下皆同而未暇別異則斬衰之主人可竟同于齊衰以下者乎其說雖與陳殊其誤則一

鄭云免之制未聞舊說以爲加冠狀廣一寸喪服小記曰斬衰髽以麻免而以布此用麻布爲之狀如今之著慘頭矣自項中而前交于額上卻繞紒也賈云免與髽髮同但以布

廣一寸爲異形謂鄭既云免之制未聞又云舊說以爲如冠狀廣一寸葢不以舊說爲然也引喪服小記以釋髽髮免此鄭自爲之說也鄭注喪服布總云總束髮既束其本又總其末兼束布廣當不下四寸慘頭總之類也免以代總當時不惟去冠亦且去總故謂免代冠可也謂免代總亦可也而若慘頭豈一寸之廣而足邪賈葢并舊說于鄭故致誤爾又杜佑云著之自額而卻交于項中并其末覆紒而前綴連之此欲合舊說如冠狀之文即慘頭之制而稍變焉但喪服小記云男子免而婦人髽以免對髽髮露紒免亦當露紒矣若并其末以覆紒不如卻繞紒者得仍露紒之善也呂與叔云免以布爲卷幘以約四垂短髮而露其紒于冠禮謂之缺項此又因舊說廣一寸之云

而誤以免爲缺項其說更不如杜而萬充宗顧獨取之何與

婦人髽于室

鄭云始死婦人將斬衰者去笄而纚將齊衰者骨笄而纚放云曾子問言婦爲舅姑始死之服布深衣縞總則吉笄而纚自若矣是乃將齊衰者也以始死男子之服準之則此時婦人將斬衰而下者之服皆當如此齊衰者之爲也彤謂以始死男子之服準之則婦人宜去笄而并去總若縞總則并不去笄如男子之著素冠非所以施于將斬衰者也卽父在爲母尸未襲亦安得遽編總哉曾子問言婦爲舅姑縞總者謂在塗趨喪之禮也按奔喪云至于家入門左升自西階殯東西面坐哭盡哀括髮袒注云未成服者素委貌深衣疏云喪已經日不笄纚故卽括髮袒也又問喪不得奔喪亦括髮袒而不笄纚蓋男子之去冠而笄纚如婦人之去笄而纚皆非在他所聞喪之服然則婦人之不去笄而縞總亦惟不在家爲然耳奔喪疏又云小記云遠葬者比反哭者皆冠及郊而後免明知在路皆冠也夫男子在路皆冠則女子在塗必皆笄總若尋常在家而父母始死其必去笄總而纚也亦明矣敖不之深考而妄易鄭說何邪

敖又云至是而當髽者乃髽其不當髽者但去笄總耳當髽者妻也妾也女子子與婦也非是雖三年者猶不髽此時當髽者皆在室故於焉爲之由便也婦人之髽與否喪服經記見之矣彤謂成服之後則有當髽者有不當髽者故鄭云齊

衰以上至笄猶髽明大功以下至笄不髽喪服經記固可據若小斂之節則五服親屬要無有不髽者喪服小記云爲母髽髮以麻免而以布又云男子免而婦人髽以髽對免免既在小斂之節宜髽亦同故賈斬衰章疏云成服以前斬衰至緦麻皆免近刻前作後免作冠皆誤觀彼疏如著慘頭句即可見矣婦人皆露紒而髽也放謂有不當髽者誤矣至此婦人之髽于室鄭以爲宜于隱者非必由便故雖戶外衆婦人亦入室而髽既髽即亦入房帶麻也其先後宜亦以喪服之精麤爲序

朝夕哭不辟子卯

鄭云子卯桀紂亡日凶事不辟吉事闕焉賈云檀弓云子卯不樂是吉事闕也放云子卯之說未詳按明陳絳云子卯不樂湯武之所以志盡傷也禮子於父母有終身之喪焉忌日之謂也忌日不用非不祥也言夫日志有所至而不敢盡其私也湯武既以天下誅桀紂而猶以舊君禮喪焉故於是日不樂以明其志之至也然則凶事不辟者哀親之死尤重於傷舊君之亡故無所嫌而不辟也王者既然士可知放不從鄭蓋未察乎此爾但鄭注檀弓以不舉樂爲所以自戒懼亦非本義鄭司農注春秋以爲五行子卯自刑漢書翼奉傳張晏注所云子與卯相刑故以是日爲忌者乃術家傳會之說不足辨

主人卽位

按喪大記云大夫之喪主人室老子姓皆食粥士亦如之疏云不云衆子主人中兼之然則此經主人亦兼庶昆弟在內

也

婦人即位于堂南上哭丈夫即位于門外西面北上外兄弟在其南南上賓繼之北上

賈云喪大記云祥而外無哭者則此外位皆有哭今直云婦人哭則丈夫亦哭矣但文不備也按下注云兄弟齊衰大功者主人哭則哭小功緦麻亦即位乃哭是也彤按喪大記疏祥而外無哭者謂不復哭於中門外堊室之中非謂不爲位于門外以哭也爲位于門外以哭大祥以前亦無之大記云婦人迎客送客不下堂下堂不哭男子出寢門外見人不哭彼注云非其事處而哭循野哭也疏云此明小斂後男主女主迎送弔賓之位夫小斂後如此則既殯後可知主人如此則兄弟可知賈誤解祥而外無哭者之文謂此外位皆有哭是再誤也且主人猶入門而哭兄弟顧先主人而哭也有是情乎

婦人拊心不哭

鄭云方有事止讙嘩賈云方有事者謂下經徹大斂奠設朝奠之事也按下經徹大斂奠丈夫婦人皆踊設朝奠丈夫婦人又皆踊無不哭何以不嫌其讙囂而止之則所云方有事者決不謂此二事愚以爲謂下經主人之入門也觀主人既入門而哭婦人即又哭而踊可知矣然則此婦人之不哭亦暫止其哭耳敖乃謂未敢先男子而哭則上經婦人即位於堂固先男子而哭矣何云未敢乎其說亦誤

考降

鄭云考登也降下也謂成其下棺之事云考成也降下也謂成其下棺之事張爾岐云考父也降骨肉復歸于土也形謂鄭訓考爲登以考降爲魂神之上下不若言骨肉復歸于土者之切但訓考爲父又與上其父之文相犯敖本爾雅釋詁訓考爲成最佳然謂成其下棺之事亦未穩順若云成幽宅而下棺則得之矣

既夕禮

丈夫髽散帶垂

鄭云爲將啟變也此互文以相見耳髽婦人之變喪服小記曰男子免而婦人髽男子冠而婦人笄按熊朋來經說云小記曰男子免而婦人髽既夕經文必亦如小記所言而有脫字注者妄謂互文適以惑人也此說得之

敖云髽者去冠與纚而爲露紒也將髽髮者必先髽故言此以明之亦與前經互見也此斬衰者耳其齊衰以下則皆免散帶垂解其三日所絞者也凡大功以上皆然又云此但言丈夫是婦人不與也婦人之帶所以不散垂者初已結本又質而少美故於此不可與丈夫同其所以不言髽者婦人不當髽者雖未殯亦不髽則此時可知矣其當髽者自小斂以來至此自若無所改變故不必言之按喪服小記釋男子免而婦人髽云其義爲男子則免爲婦人則髽鄭云男女別也然則丈夫雖去笄纚而紒一如髽形而其名不可亂也以丈

夫之紕而謂之髽不幾於男女無別乎又此經丈夫兼衆主人衆兄弟在其中非獨斬衰者散帶垂承上髽而言則婦人之帶亦散垂矣士喪禮論丈夫未成服之帶兩言散垂于婦人但記其異者而云結本明結本之上不絞垂猶丈夫也然則啟殯之節必解其成服之所絞而仍結其本雖不盡與丈夫同亦安得云非散垂哉至婦人之髽猶丈夫之免小記云總小功虞卒哭則免明婦人之髽亦然詎有啟殯而親屬不髽者崔氏大功以下無髽之說不可從也啟殯之髽去笄總而以布益變于成服而同于小斂謂小斂以來至此自若者亦非髽制詳喪服布總箭笄髽衰箭

商祝免袒執功布入

執之以接神爲有所拂仿也賈云下經云商祝拂柩用功布是拂拭去塵也此始告神而用功布拂仿者謂拂仿去凶邪之氣也彤按檀弓云君臨臣喪以巫祝桃茢執戈惡之也所以異於生也注云爲有凶邪之氣在側桃鬼所惡茢荎可掃不祥然則拂去凶邪之氣者君臨臣喪之禮也寧子啟父殯而亦可用此禮乎且桃茢或可以去凶邪功布何物而欲以去凶邪乎此不通之論耳若去塵之說則無可議

皇清經解卷三百二十五終　嘉應生員李恆春校

儀禮小疏

士喪禮箋

學海堂
吳江沈徵君彤著

左何之扱領于帶

何負扱拔帶復者之帶謂復者左負衣而扱其領于帶以固衣而升屋也

升自前東榮中屋北面招以衣曰皐某復三降衣于前

前東榮南方之東榮也中屋者履屋脊之中皐某復喪大記所謂號也三號者孔疏云上號天下號地中號天地人之間冀神之聞聲而來也降衣於前謂卷衣投前檐而下復者降自後西榮

後西榮北方之西榮也降自此者爲徵西北厞亦與升時相
變西北厞室西北隅之隱處近尸徵之者去其蓋蔽以通神
也神或不憑依其自此而反乎鄭謂若云此室凶不可居然
則是方冀其生而卽致死之與復之義違矣

帷堂

曾子曰尸未設飾故帷堂設飾謂襲與小斂爲方動搖尸慮
人褻惡之也

入坐于牀東衆主人在其後西面

庶昆弟妻妾子姓皆死者斬衰之親也若適妻先死則冢婦
在前

親者在室

齊衰親在斬衰之後大功親在齊衰之後所謂以喪服之精
麤爲序也室中淺故主于序前後又尸首當牖宜皆南上並
與朝夕哭位異

經末

經見下經注

經裏

經赤而有黃色也爾雅云再染謂之經

冒緇質長與手齊經殺掩足

雜記云冒所以斂形也緇深玄經淺纁

褖衣

士冠禮所陳三服有玄端此易褖衣者褖衣連衣裳黑而非

立與生時相變又以明爵弁皮弁二服亦簪裳于衣也蓋衣裳連則便于襲斂

不說縞屈之

縞汲井綆不解而但屈之者喪事遽也

蚤揃如他日

蚤去手足爪也揃謂治須

明衣不在算

言明衣不在稱數著稱之必不禪又以別褖衣之成稱也疏云褖衣雖禪以袍爲裏故云稱

設決麗于擘自飯持之設握乃連擘

麗附也謂以決之繫附于擘也持御者也決繫雖貫紐未即結且持之以俟設握也握繫既結于擘乃以決繫附握繫而連結之此設決設握相因之節也設握之法記詳之

設冒橐之

雜記云設冒非得已也自襲以至小斂不設冒則形是以襲而後設冒也爲形則人將惡之

甸人置重于中庭參分庭一在南

復者卷衣投前檐而魂不反尸或在庭乎故中庭置重以憑依之也必三分庭一在南者取碑與門之中也

幂用葦席北面左衽

鬼神尚隱闇故幂重也北面向幽之義也

析其末

凡絞從者在橫者之內大斂之絞一幅三析用之此不析幅
而析其末末亦各爲三也
不必盡用
不必盡用統十九稱與麻襚言
苴絰大鬲下本在左要絰小焉散帶垂長三尺牡麻絰右本在
上亦散帶垂皆饌于東方
此苴絰牡麻絰皆一股而纏不絞雜記云小斂環絰是也成
服乃絞之與要絰同
婦人之帶牡麻結本在房
鄭云婦人亦有首絰但言帶者記其異此齊衰婦人斬衰婦
人亦苴絰也

敖云此謂婦人凡婦之有本者皆然斬衰之帶亦在其中矣
是時帶亦未絞但結其本以別于男子爾其首絰亦皆與男
子同婦人斬衰之帶所以不與其首絰皆用苴麻者以其卒
哭無變至祥乃除故聖人權其前後輕重之宜卽於始死之
時用牡麻爲之而但以首絰見斬衰之義也此所饌者其在
西房與
彤按主人絞帶衆主人布帶亦饌于房
其實特豚四鬄去蹄兩胉脊肺
此特豚又豚之小者故可不節折而合升于鼎四鬄與兩胉
對文是卽謂肩髀爲鬄也
商祝布絞衾散衣祭服不倒美者在中

小斂衣十九稱盡不倒者九倒者十

主人髽髮袒衆主人免于房

此衆主人統齊衰以下者

婦人髽于室

男子髽髮免于房則婦人髽于室男子出婦人則亦帶麻于房急其事又使之別也此婦人統戶外衆婦人斬衰者紒大齊衰以下差小

士舉遷尸反位

凡小斂踊節與大斂同

男女奉尸俟于堂幠用夷衾

俟夷迪孔穎達云夷陳也

皆覆進柩

七體合載異于吉體亦至小爾載依全豚體次覆謂體覆載之非冪以巾也冪以巾當及組錯時

奠者由重南東

巾之兼醴酒俎豆不言兼者巾非一重以南爲後由重南而東如由足而西無事不敢出其前也疏云重主道神所馮依不知神之所爲故奠者由重南東而主人又踊也

絞紟衾三君襚祭服散衣庶襚凡三十稱紟不在算不必盡用大斂橫絞乃半小斂者務束衣之急如是而足也喪大記云大斂祭服無算謂祭服皆用之然則散衣庶襚有不用者矣

掘肂見柱

此衽謂橫衽蓋二衽俱出于坎

爇黍稷各二筐有魚腊

爇謂煎穀設爇棺旁亦爲神或于此馮依之豈所以惑蚩蜉乎爇穀則香而可久不以牲殺于大小斂奠

魚鱄鮒九腊左胖

魚九兼用鱄腊胖又以左皆別于吉祝徹盥于門外

此徹謂徹者卽下經所云其餘也

商祝布絞紟衾

喪大記云鋪絞紟踊鋪衾踊鋪衣踊士舉遷尸復位主人踊無算

喪大記云遷尸踊斂衣踊斂衾踊斂絞紟踊此經踊無算蓋包斂而言

主人馮如初主婦亦如之

皆如小斂

君若有賜焉則視斂

喪大記云君於士既殯而往爲之賜大斂焉此士於君有師友之恩故賜之視斂也皮弁服錫衰皆首著皮弁加絰喪服記曰朋友麻

朝夕哭不辟子卯

吉事闕焉王者所以傷舊君之亡哀親之死視傷舊君之亡也甚矣故凶事不辟諸侯以下皆放此

婦人卽位于堂南上哭

此婦人先哭者婦人在內近殯且以爲男子卽外位之節

丈夫卽位于門外西面北上外兄弟在其南南上賓繼之北上

丈夫謂親者與衆兄弟也

主人卽位

主人位在丈夫之北少進不言衆主人者主人中兼之主人之卽位獨後者辟門以之爲節也

婦人拊心不哭

敖曰見其悲哀而不敢哭也形按暫止哭以俟主人之入門兄弟皆卽位如外位

此兄弟兼同姓異姓

者降

敖曰某者柔日之名乙丑丁酉之類考成也近悔如葬而遇雨及他有不虞也形按考降謂成幽宅而下棺

既夕禮

丈夫髽散帶垂

熊曰此經上句當云丈夫免婦人髽脫三字耳非互文相見也賈曰啟殯亦見尸柩故變同小斂之節但小斂之節斬衰男子括髮齊衰以下男子免此啟殯雖斬衰亦免而不髽髮形按啟殯貶於小斂之節衰稍殺也婦人髮皆復去笄總而以布散帶垂解其成服所絞者也婦人則結本卽位如初亦兼婦人堂上位言之

皇清經解卷三百二十六終

嘉應生員李恆春校

皇清經解卷三百二十七

儀禮小疏

吳江沈徵君彤著

學海堂

左右異尚考

士冠禮筮于廟門主人元冠朝服緇帶素韠即位于門東西面有司如主人服即位于西方東面北上

主人位東而有司位西尚右也有司賓也凡賓位皆在右

筮人執筮抽上韇兼執之進受命於主人宰自右少退贊命注

筮人有司主三易者進前也自西方而前少儀曰贊幣自左詔辭自右疏地道尊右故贊命在右是以士之喪禮亦云命筮者在主人之右注云命尊者宜由右出特牲云宰自主人之左贊命不由右者爲神求吉變故也士喪在右不在左者以其始死

未忍異于生故在右也又士喪禮疏命尊者宜由右出對贊幣畢者在左言也

宰自右贊命自主人之北也地道尊右本逸周書武順篇云天道尚左日月西移地道尚右水道東流日月西移謂自東而西左旋也水道東流謂自西而東右旋也東左屬陽陽天之本也故天道尚之西右屬陰陰地之本也故地道尚之南左亦屬陽北右亦屬陰諸本作天道尚右地道尚左誤甚

敖氏集說凡卜筮于門者皆西面筮宅于兆南則北面蓋以西北陰方故鄉之以求諸神鬼也

筮人許諾右還卽席坐西面卦者在左注東面受命右還北行就席疏上文有司在西方東面主人在門東西面今從門西東面主人之宰命之故知東面受命也主人在門外之東南席當門中故知右還北行乃得西面就席坐也

上文進受命于主人稍前耳仍在西方東面既受命則自西而東轉向北行就席也卦者在左畢于筮人也此席北上

厥明夕爲期于廟門之外主人立于門東兄弟在其南少退西面北上有司皆如宿服立于西方東面北上

凡立于門外者東西面皆北上不以尚左尚右爲義北上亦地道也

爵弁皮弁緇布冠各一匱執以待于西坫南南面東上賓升則東面注坫在堂角

東上亦尚左也陳氏禮書南面而東上及東面則北上矣不

言者可知也

主人元端爵韠立于阼階下直東序西面兄弟畢衎元立于洗東退于主人東西面北上注位在洗東不據身之左右

凡立于堂下者亦東西面皆北上與門外同

主人迎出門左西面再拜賓答拜注左東也出以東爲左入以東爲右疏據主人在東故作西誤今改正出則以西爲右入以西爲左也

凡主人出入皆在門東不據身之左右

贊者盥于洗西升立于房中西面南上

朱子曰贊者西面則負東墉而在將冠者之東矣

敖氏集說房中南上賓位也特牲饋食內賓東面于西墉下

亦南上堂也彤謂凡立于房中者東西面皆南上不以尚左尚右爲義南上亦天道也

主人之贊者筵于東序少北西面注東序主人位也適子冠于阼少北辟主人

敖氏集說此席南上形謂以此云少北下云南端知之曲禮曰席東鄉西鄉以南方爲上本據室中言堂上亦然

贊者奠纚笄櫛于筵南端

敖云奠于筵南端以將冠者升降由下也

筵于戶西南面

敖氏集說戶西卽戶牖之間客位也此席東上形按昏禮贊醴婦席于戶牖間與此筵同曲禮席南鄉北鄉以西方爲上

專據室內言堂上不然敖說皆是

筵末坐啐醴建柄興降筵坐

敖曰筵末席之西端也降筵坐于筵西也

士昏禮主人筵于戶西西上右几注筵爲神布席也戶西者尊處席西上右設几神不統于人席有首尾疏戶西是賓客之位故爲尊處必以西爲客位者地道尊右故也神不統于人者案鄉射燕禮之等設席皆東上是統于人今以神尊取地道尊右之義不統于人也

敖氏集說右几席南面几在席西端也席西上右几變於生人也神位於室則居主位於堂則居客位凡受禮于廟面於戶牖之間行禮者必設神位于客位示有所尊且敬其事也

主人徹几改筵東上注徹几改筵者鄉爲神今爲人疏經云東上者統於主人注以爲神則西上爲人則東上不同故辨之

女次純衣纁袡立于房中南面姆纚笄宵衣在其右注姆在女右當召以婦禮疏案禮記少儀云贊幣自左詔辭自右地道尊右之意故姆在女右也

勝布席于奧夫入于室即席婦尊西南面勝御沃盥交疏婦在尊西未設席堵既爲主東面須設饌訖乃設對席揖即對席爲前後至之便故也後疏云夫饌南上婦饌北上

七者逆退復位于門東北面西上

御布對席御衽于奧勝衽良席在東皆有枕北止注衽卧席也婦人稱夫曰良止足也疏衽前布同牢席夫在西婦在東今乃夫

東婦在西易處者前者示陰陽交會有漸故男西女東今取陽往就陰故男女各於其方

敖曰夫東婦西者變于坐席也

質明贊見婦于舅姑席于阼舅即席席于房外南面姑即席注房外房戶外之西疏鄭以舅在阼阼當房戶之東若姑在房戶之東即當舅之北南面向之不便又見下記云父醴女而侯迎者母南面于戶外女出于母左以母在房戶西故得女出于母左是以知此房外亦房戶外之西也贊禮婦席于戶牖間注室戶西牖東南面位疏知者賓客位于此是以禮子禮婦皆於此尊之故也

凡室中之席皆南上菹又在醢北

敖氏集說奧室中西牖下少南也布席東面北上宜變于神席也

菹醢在醬北菹又在醢北南上也故以此知壻席之北上

敖曰特牲饋食記曰私臣門東北面西上

凡設豆於主人之席前者其所上率與席之所上相變此禮於少牢下篇見之未設而布壻席已設乃布婦席示尊卑之義也此于壻席爲少北不正相鄉特取其一東一西故云對耳

敖曰阼席亦西面凡設席其在東者則西面在西者則東面南北放此經或不見者可知也

舅姑入于室婦盥饋特豚合升側載無魚腊無稷並南上其他如娶女禮注側載者右胖載之舅俎左胖載之姑俎異尊卑並南上者舅姑共席于奧其饌各以南爲上疏周人尚右故知右胖載之舅姑俎也

敖曰南上之文主于其俎醢醢特舉此以見舅姑之皆東面且明席之北上也席北上則舅在北姑在南矣姑不別席于北方者辟婦之位也

卒食一酳無從

席于北牖下婦徹設席前如初西上婦饋疏言西上者亦以右爲上也

敖曰酳舅于席前之南姑于席前之北皆西面其拜亦在戶西北面也酳姑亦皆答拜于其席

敖曰此席當在尊西而南來上　席于北墉下

敖此所設者皆如饋之設但易處則所上之面位不同之耳

姑酳之婦拜受姑拜送

敖曰婦拜于席南面姑亦拜于北方南面注廟者妣之廟北方墉下席于廟奧東面右几席于北方南面注廟者妣之廟北方墉下

敖曰右几見席南上也凡設几倚在席之上端舅席東面而南上姑席南面其西上與生人室中之席東面者北上南面者東上鬼神則變之

彤按室中之席東面者南上南面者西上人鬼同

刑部山西司郎中臨川李秉文刊

皇清經解卷三百二十七終

嘉應生員李恆春校

學海堂

吳江沈徵君彤著

春秋左傳小疏

隱公元年經春王正月　書王正月乃列國史官記事之常法否則嫌於不稟正朔矣周時月並改而此不云王春者春天時不可繫於王也然王在春下正上則時月亦兼統之古書法有如此者

鄭伯克段於鄢　段固强大儁傑而以出奔共未見獲故傳以如二君解之杜謂卽得儁例誤傳不如早爲之所　爲之所謂居以可制之邑無使滋蔓　滋蔓喻居京如二君故曰克　非得儁而曰克故傳別解之趙子常以此爲

春秋特筆是也

謂之鄭志　鄭伯志於克不志於殺若請制而卽使居之則志於殺矣解據穀梁傳誤

弔生不及哀　自始死及殯自啟及反哭皆主人所至哀故哭踊無算否亦代哭不絕聲此句主弔葬言則所謂哀者指自啟至反哭時也弔葬之禮凡有五節一啟殯而弔既夕云請啟期告於賓正義云使知而來赴弔下經遂云主人拜賓檀弓亦云君於大夫將葬弔於宮是也一祖而弔既夕云有司請祖期注云當以告賓下經遂云賓出主人送檀弓亦云君於大夫將葬弔於朝是也檀弓所云弔於朝亦行於祖後一柩車將行而弔既夕云賓入者拜之正義云弔葬之賓下經遂云乃行是也一哀次而弔檀弓云君於大夫將葬弔於宮是也一反哭而弔既夕云乃反哭賓弔者升自西階曰如之何檀弓亦云周反哭而弔是也所以有此五節者或恩義有厚薄道路有遠近事勢有順逆故早晚正變不必齊同然其在葬時則一也今宰咺之來弔踰葬期以月數矣故曰不及哀　顧氏杜解補正云不及哀謂不當既封反哭之時彤按檀弓疏論君於大夫將葬弔於宮朝哀次之義云君弔正禮當於殯宮或於朝祖廟無門外君弔之禮君來弔或晚有邂逅於哀次弔焉此明弔之正必於門內也又雜記云相趨也出宮而退相揖也哀次而退相揖也既封而退相見也反哭而退朋友虞祔而退夫弔賓於哀次已有隨分而退者是哀次之弔已緩況既封與反哭耶又既封反哭之弔當卽相見

朋友之未退者爲之非必至是方來之賓也顧說未盡

三年經春王二月　按考古圖載晉姜鼎銘曰維王九月傅古圖載周仲偁父鼎銘曰維王五月敔敦銘曰維王十月是每月皆書王也此惟春三月書王餘月可以例推必兼書王二月王三月者明商正改爲二月夏正改爲三月也此春秋文外之意益周公舊典則然

傳王曰無之　無之約無怨與貳命以義矣　謂宣公立穆公之命出於義也正義誤商頌曰殷受命咸宜百祿是荷其是之謂乎　引商頌美宣公與穆公也不及殤公且殤公亦非所謂百祿是荷者解非十一年傳而況能禮祀許乎　言子孫不能禮祀許所以決許公之將復奉社稷也

不惟許國之爲亦聊以固吾圉也　許國之爲結吾子奉許叔聊以固吾圉結無滋他族偪處

莊二十二年傳遇觀之否　此與哀九年趙鞅卜救鄭遇水適火一例之亦適也洪氏容齋三筆訓爲變按繫詞云唯變所適是變而後有所之也之字自包訓變義而以變爲之字正訓則非

二十八年傳臧孫辰告糴於齊禮也　按周禮大司徒職大荒大札則令邦國移民通財小行人職若國凶荒則令賙委之不聞有告糴之禮也外傳稱爲古制其始於西周之衰乎　逸周書糴匡篇云大荒卿參告糴益亦記衰周之制

閔元年傳天子曰兆民萬民　天子曰兆民若尚書呂刑所稱兆民賴之是也諸侯曰萬民若魯頌閟宮之美僖公曰萬民是若是也但盤庚云汝萬民乃不生生則天子亦有稱萬民者周禮疏云兆民據天下而言萬民據畿內而言也

二年傳尨涼　惠定宇云說文引作牻涼云牻白黑雜毛牛涼牻牛也古文省少或借涼爲涼形按廣韻云涼牻牛駁色益說文脫二字牻涼謂牻服色駁也否則冬與金玦皆有義而牻獨無乎上文偏衣卽牻服益分織牻牛白黑毛爲之下所謂奇無常也

僖二年傳冀之既病則亦惟君故　益稷虞之能報讐雪恥以引起己之請罪於虢使假道之言易入解云稱其強誤

十一年傳賜晉侯命受玉惰　命謂策命周禮內史職凡命諸侯及孤卿大夫則策命之典命云侯伯七命王謂命圭古禮諸侯還主見白虎通崩薨篇　策命新君仍賜之

十二年傳有天子之二守國高在　王制曰次國三卿二卿命於天子一卿命於其君正義云次國侯伯也齊侯爵故二卿命於天子命於天子者皆謂上卿命於其君者謂之下卿

十五年傳涉河侯車敗　此五字正卜人之言乃明所以吉之義也當從杜解顧說非

三敗及韓　正義謂晉之車乘三度與秦戰而敗壞是也顧依劉光伯說非

姪其從姑解離爲震妹於火爲姑　火當作兌

二十三年傳而享其生祿　楚語觀射父云能知四時之生韋昭云生嘉穀非卵之屬漢書郊祀志云神降之嘉生應劭云嘉穀也此生字當亦謂穀不如正義所云也尚書克綏先王之祿永底烝民之生亦以生與祿對言

二十四年傳故糾合宗族於成周而作詩曰　作下當有樂字其字

三十一年傳禮不卜常祀　謂常祀必以時祀不更卜祀之吉凶經下疏以爲不卜日誤

三十二年傳勤而無所必有悖心　無所無以自處謂徒勞無功悖背上命謂舍鄭他圖定宇云襲鄭不能而生滅滑之心是也

文元年先王之正時也履端於始舉正於中歸餘於終　周書周月篇云敬授人時然狩祭享猶自夏焉夫閏以正時時以作事則此所謂時乃夏時也始中終即每時而言履端於始謂測算斗建以紀啟閉在四孟月也淮南天文訓稱斗杓正月建寅月從左行十二辰以麻家實測追溯之周與漢固同建也舉正於中謂麻象日景中星以紀分至在四仲月也按隋麻志堯時冬至日躔危唐麻志云躔虛宋天文志西周以前冬至日躔女元麻志謂堯時冬至日在女虛之交皆在正北之位冬至在正北則夏至在正南春秋分在正東正西可知故指其所在之位而稱爲正也杜解舉中氣以正月則以正爲月以中爲氣文義不可通矣歸餘於終謂積氣朔餘日以置閏在四季月也周禮

太史職閏月詔王居門終月疏云明堂路寢及宗廟皆有五室十二堂四門十二月聽朔於十二堂閏月各於時之門是周本於四季月置閏也經傳所書閏月皆不得其月惟昭二十年閏八月於夏時適爲閏六月此偶合耳

歸餘於終事則不悖　凡作事必順時序閏每時季月則畢所未及作者不至過時故曰不悖若閏在歲末則過時而悖者有矣

十六年傳使帥甸攻而殺之解帥甸郤甸之帥　郊當作邢周禮天官三日邦甸之賦本亦誤邢爲郤正義謂杜舉類言之乃爲之辭也

宣六年傳使疾其民以盈其貫　疾害也若酒誥厥心疾很之疾疾其民謂重民賦役也貫劉光伯謂如物在繩索之貫也宇云韓非子亦有滿貫之云劉說是　盡上數戰則賦役必重而害民之惡遂如物之滿於繩索矣杜云爲民所疾又云貫猶習也恐於文意隔閡

十二年傳其君之戎分爲二廣廣有一卒卒偏之兩　杜云十五乘爲一廣司馬法百人爲卒二十五人爲兩車十五乘爲大偏今廣十五乘亦用舊偏法此解是矣下云復以二十五人爲承副言一卒外復有二十五人則於偏之兩之字難通按成七年傳云巫臣以兩之一卒適吳舍偏兩之一焉與此制相備彤弓云賞五爲之說曰卒偏之兩謂卒爲偏法之兩也兩之一卒謂充兩法之一卒也又卒偏之兩者分其一卒爲偏法之兩者四也偏兩之一則一偏四兩中之一也兩字皆指法不指數故此處

文意當云廣各別有一卒一卒又四分之以爲偏法之兩如此而已非謂一卒外有二十五人之兩也廣有一卒卒偏之兩與桓五年鄭魚麗之陳先偏後伍伍承彌縫者數雖異而法同彼云先偏後伍則此先廣後兩也彼云伍承彌縫則此兩承彌縫也陳用之禮書云先偏後伍伍從其偏卒偏之兩兩從其偏其車足以當敵後其人足以待變亦以爲一法也

知季　陸氏釋文云荀首後爲知氏按後漢郡國志注所引博物記河東解縣有知邑知氏於邑者也羅苹注路史言首邑於知故爲知氏高辛紀下本此

成元年經作邱甲　周制甸出兵車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將重車者二十五人是四邱共出三甲也魯作邱甲胡氏謂邱出一甲者是蓋三一甸而并出十二甲益舊數三之一也孰

梁傳云邱作甲則倒經之文而其義遂別恐不可從

成七年傳以兩之一卒適吳舍偏兩之一焉　兩統衆兩而汎言也兩之一卒謂充語兩法之一卒也下句偏兩其法本用一卒分充故此句即主兩以稱卒也偏即車十五乘之大偏也別有四兩從之偏兩之一謂四兩中之一也蓋以百人適吳而留其二十五人耳必言偏兩者明兩是偏家之物也此句劉光伯語杜以偏爲車九乘之小偏而云留九乘車及一兩二十五人亦誤

成十三年傳迭我殽地　迭疑與隱九年侵軼之軼同故陸氏釋文並云直結反又音逸也杜云軼突也玉篇云車相過也

十五年傳二華戴族也司城莊族也六官者皆桓族也　有宗

族之族有氏族之族宗族之族若所謂以親九族三族不虞之類是也氏族之族若鴻孔子八爲鄭三族（僖七年）趙韓魏爲晉三族（襄二十九年）之類是也此所言戴族莊族桓族乃氏族之族也正義謂獨舉其人則云華氏向氏并指其宗則云戴族桓族（見隱八年）最爲明析而顧氏以此爲九族之族（見日知錄所引）誤矣

襄四年傳夏訓有之曰有窮后羿　有之謂有如是之人絳舉后羿蓋以其忘國恤思慶壯喻晉侯思獲戎而不恤諸華之叛也

有窮由是遂亡失人故也　公伐戎之云必虞公於田者啟之故絳述羿事歸重失人

各有攸處解人神各有所歸　神當作獸

是晉侯好田故魏絳及之　絳言戎禽獸也則伐戎猶逐獸原獸說羿事以及虞箴乃主勸和戎兼規好田故公遂言然則莫如和戎乎絳遂言鑿於后羿與初言本一意非不相應會也傳此二句但解絳兼及意爲下田以時張本

遠至邇安　遠謂諸華及戎狄邇謂家國

國人逆喪者皆髽　杜云髽麻髮合結也孔云髮之形制禮無明文先儒各以意說鄭眾以爲兔麻與髮相半結之馬融以爲屈布爲巾高四寸著於顙上鄭玄以爲去纚而紒拔檀弓記南宮縚之妻孔子之兄女也縚母喪孔子誨之髽曰爾毋從從爾毋扈扈爾鄭玄云從從謂太高扈扈謂太廣若布高四寸則有定制何當慮其從從扈扈而誨之哉如鄭玄去纚而空露

其紒則髮上本無服矣喪服女子在室爲父髽衰三年空露紒髮安得與衰其文而謂之髽衰也魯人逆喪皆髽豈直露紒哉凶服以麻表髽字從髟是髮之服也杜以鄭衆爲長故用其說言麻髮合結亦當麻髮半也形謂康成之說乃注檀弓記魯婦人之髽而弔句髽之正訓也將斬衰者以麻將齊衰者以布成服而布總箭笄皆所加于髽之上者髽非無服髽之名則不以服而得故亦謂之露紒至國人迎喪倚廬之際或不能盡備布麻而空露其紒亦事勢之所有者若相弔本不宜髽也況以麻以布乎故但云去纚而紒爲此之失禮猶小耳夫豈不知髽之上本有服哉儀禮喪服注云髽露紒也用麻自項而前交於額上卻繞紒如著幓頭焉此康成麻髮之制也若麻髮相半而合

髮益不先結髮爲紒乃并麻於髮而後結髮爲紒其他則亦如幓頭之制耳屈布爲巾著於顙上此制直始於漢古者有冠無巾本後漢輿服志案有婦人之顙而獨著巾者然則三說之得失皆可知矣婦人弔服詳見檀弓記注

九年傳使伯氏司里　解司里里宰正義云此言司城內之民若今城內之坊里也里必有長不知其官之名周禮有里宰故以宰言之非是郊外二十五家之長按宋當以百戶爲里里長當名里尹雜記里尹主之註云里尹閭胥里宰之屬王度記曰百戶爲里里一尹其祿如庶人在官者正義云按周禮六鄉之內二十五家爲閭閭置一胥中士也六遂之內二十五家爲里里置一宰下士也別錄云王度記似齊宣王時淳于髡等所說

也又按撰考云古者七十二家爲里洛誥傳云古者八家爲鄰三鄰爲朋三朋爲里鄭云蓋虞夏時制也其百戶爲里未知何代或云殷制彤謂百戶爲里如周侯國之遂之鄙里尹之祿如庶人在官者卽孟子王制鄭長爲下士詳余周官祿田考里君之所謂下士與庶人在官者同祿也孟子王制多周所沿夏商之制則殷制之云當然故知宋以百戶爲里而里長名里尹也但城內郊外之同異則無從考耳

十三年傳小人農力以事其上　陳少章云宋本農作展當從唐石經初刻作展後改農

先王卜征五年　此蓋楚先王之故事因楚子伐鄭不利在不能修德故援此立說卜征謂卜伐國尊楚故以上伐下之名歸之註云巡狩似與本事無干

十四年傳若因民之主置神之祀　主當作生之當作之

十八年傳天道多在西北　解云歲在豕韋疏云豕韋一名娵訾按說文韋相背也从舛口聲獸皮之韋可以束柱戾相韋背故借以爲皮韋彤謂室壁二宿合爲娵訾當屬豕之亥次而其形兩兩相背故亦名豕韋也

十七年傳唯卿爲大夫　王制曰諸侯之上大夫卿故晏子言唯卿乃得稱大夫而行大夫之禮耳王肅云謂諸侯之卿當天子之大夫見雜記疏周無是制也

二十一年傳軌度其信可明徵也　謂上所行之軌迹自度有實可明驗諸人而無不慊也

夏書曰念茲在茲釋茲在茲名言茲在茲允出茲在茲惟帝念
功將謂由己壹也信由己壹而後功可念也
八茲字隱注下功字釋則不念允出則未及名言皆預形帝念
意功謂治人之功由己壹謂帝所以如是念之者由其人之能
誠壹也末句咏歎以結之所以勸季孫之有功
二十四年傳樂旨君子註云言君子樂美其道　旨詩作只箋
云只之言是也字與訓俱當從彼
二十二年傳合倍其賦　按周禮大司徒子男之地王貢者四
之一康成注小司徒謂畿內采地其稅皆二四之一於王從子
男例推也然則侯國采地之入稅當亦如之倍其賦者入其賦
之半也疏謂當以三分之二入公誤以司勳之賞地爲采地矣

二十四年經秋七月甲子朔日有食之既八月癸巳朔日有食
之　孔氏正義據劉歆三統麻以爲前月日食既而後月又食
於推步之術必無是理蓋古書磨滅致有錯誤其說當矣而二
事孰誤則未之決案極西湯若望古今交食考云魯春秋用周
正七月乃夏正建寅之五月也今以法考之是月甲子日未正
二刻定朔申初初刻零八分食甚實交周〇宮〇三度二十二
分二十秒實距度一十七分三十二秒因在黃道北減氣差一
十六分一十二秒得視距一分二十秒應見全食且本月徑大
於日徑掩太陽邊周有奇經稱食既政與法密合由是觀之其
誤在八月朔之食也
二十五年傳賦車兵徒兵　杜云車兵甲士徒兵步卒孔云知

非兵器者上云數甲兵下云甲楯之數故知此兵謂人也蓋以謂兵器則嫌於上下重疊矣按發首言使庀賦數甲兵則子木使爲掩之事自書土田至甲楯之數則爲掩受命庀賦數甲兵之事固相須成文也至兵與甲楯明屬異器又何嫌重疊乎劉炫云兵者戰器車上甲士與步卒所執兵各異也司兵掌五兵鄭衆云五兵戈殳戟酋矛夷矛又曰軍事建車之五兵鄭元云車之五兵鄭司農所云者是也步卒之五兵無夷矛而有弓矢孔附載其說當定從之

或據顧氏日知錄謂執兵者之稱兵自秦漢始三代以上無之凡杜之以士卒解兵者皆非也此又不然隱五年諸侯之師敗鄭徒兵襄元年敗其徒兵於洧上本文明以敗爲言將亦謂之非士卒耶此等宜各據文意爲斷

二十六年傳享子展賜之先路三命之服先八邑賜子產次路再命之服先六邑　按王制天國三卿二卿命於天子此享時賜三命之服蓋先得請於王而以享命之也又周禮大宗伯再命受服三命受位此三命賜服者兼之也詳通典職官之秩品篇又按典命伯之卿三命大夫再命子產已立爲卿而再命者蓋其位在四鬲數非法鄭伯不敢問於王而仍以大夫之爵請也註疏皆未及八邑六邑其數少乃司勳所云賞地非采邑之加田疏亦誤

二十七年傳食言者不病　不病言豈不病也莫之與故病又不及是　言亦不必計及於是是謂致死倍楚正義非

吾庸多矣　庸止訓用與成十八年吾庸多矣同言楚不信而吾信吾用此多於楚矣杜解庸爲功何功之有

二十九年傳季武子取卞使公冶問璽書追而與之　璽說文作壐云王者印也所以主土从土爾聲又曰籀文作璽形謂璽从土以其主土璽從玉以其刻於玉各有取義然在古則皆尊卑共之故大夫而亦有璽也說文但云王者印只據秦漢言耳又大夫食邑者亦主土則大夫之璽亦可作璽

三十年傳與之田使爲君復陶以爲絳縣師　按周禮官祿自食邑者外無大小皆收公田之穀分給之故廩人掌九穀之數以待國之匪頒賜賦稍食匪頒申祿居大半焉詳余周官祿田考　春秋時若管子大匡篇桓公賦祿以粟昭元年秦楚二公子同食百人之餼皆仍給以穀也此趙孟之於絳縣老人雖使爲小官而亦與之田矣晉語所謂士食田蓋兼此二法戰國時之祿或一官而半田半穀商子境內篇云爵五大夫有賜邑三百家賜稅三百家言田稅言穀也皆不盡如周官本制

昭元年傳以什共車必克困諸阨又克　共如字讀謂彼以什徒共當一車必克困此車於阨又必克皆承上而言以明欲去車爲卒之故解誤

兩於前伍於後專爲右角參爲左角偏爲前拒　正義曰服虔引司馬法云五十乘爲兩百二十乘爲伍八十一乘爲專二十九乘爲參二十五乘爲偏其名與人數不可得知按服說有舛誤百二十下當有五字八十一當爲百字二十九當爲七十五

蓋二十五乘爲偏二其偏爲兩然則三其偏爲參五其偏爲伍而四其偏爲專矣三其偏故七十五也四其偏故百也五其偏故百二十五也百乘名專者廣韻云專單也一言曰百兩言曰一百是百雖成數亦單數也故百乘爲專也其人數則一乘百人總三百七十五乘適三萬七千五百人是三軍之數也以每五乘三百七十五人爲三伍計之甲士當二百二十五伍卒當五千四百伍凡去二萬八千一百二十五人餘九千三百七十五人則將重車也

二年傳觀書於太史氏見易象與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易謂周易穆子之生也莊叔以周易筮之見昭五年明魯有周易也象謂六官所布於邦國者若治象教象之類蓋布治布教則必

并其象而布之桓僖廟災命藏象曰舊章不可忘見哀三年明魯有所布之象也魯春秋謂據舊典禮經所記之史五十凡謂之禮經蓋易者占人筮人所以辨吉凶象者六官所縣於象魏此皆周之禮也魯春秋遵五十凡爲之亦周禮所存故曰周禮盡在魯也此周禮非書名

吾乃今知周公之德與周之所以王也　易爻辭多周公作詳見余易爻辭六官之象魯春秋所據之禮經皆周公所定五十凡雖不皆周公之舊然變易者少故曰周公之德以三者頒諸邦國使玩辭占卦以趨吉避凶修治教等法以治其國守五十凡以記事昭勸戒是周公之所以臨天下者也

畏大國也猶有所易是以亂作　猶有所易先明齊意非正言

改易禮制作如周禮可士作六軍之士之作使也亂作謂送女不使公族大夫而使上大夫失送從遊班之制也明齊已踰禮晉不當嫌無宇非卿解以爲執辱無宇則少姜敢指斥晉侯乎且亦非所以爲之請矣廷芳案少姜四語辨而婉信爲有辭

三年傳足以昭禮命事謀闕而已　禮必有事事恐有闕命事謂告所有事也謀闕謂計慮使無闕也三者皆總上朝聘會盟弔葬言解非

其相胡公　胡公爲周公始封陳之祖則相乃祖字之誤正義末云今定本相作祖是也其說與服說並誤箕伯與胡公六人傳只平數之

則使宅人反之　此下當脫鄰人辭室一句下文違卜不祥等爲其復取之故　傳者卽宣子爲伯石請州預釋七年復州敢州之故非宣子懸度也爲當如字讀解與音並誤

四年傳鄭子產作邱賦　服虔以爲一邱之田出一馬三牛復古法形謂既云作則非復古況又國人謗其爲蕞尾渾罕譏其作法於貪乎但杜解如魯之田賦則病民已甚于產安得自謂爲善而引禮義不愆之詩盖其賦視古法稍加以濟國用若魯邱甲之類耳

七年傳盜所隱器　當作隱所盜器觀杜解可見

日我先君共王　日發語辭

七年傳日月之會是謂辰　不日日月所會而日日月之會者

日所主次言日之主會言也主會言故謂之辰正義曰辰時也言日月聚會有時也延芳按堯典厤象日月星辰洪範四日星辰大宗伯以實柴祀日月星辰馮相氏掌十有二辰之位其所謂辰者皆十二次也故孔鄭以日月所會訓之若亂征辰弗集於房房卽次也而辰又主次爲訓則文字重疊矣此斷宜易以交伯本語也僖五年龍尾伏辰杜解亦用文伯本語但其所以用之者有異耳

十三年傳無爲爲善矣　無爲無助也言無人助我爲善矣正義非

二十五年傳此之謂不能庸先君之廟　先君謂襄公不能庸禮指萬者二八言益典祀之豐於呢舊矣萬者止二八而其衆萬於季氏則尤一時非常之失禮也故臧孫譏切之

二十六年傳蒐子老御日視下顧　視下句絕顧者記御者言是時既視蒐子又視林雍之足也

宋十五年經九月丁巳葬我君定公而不克葬戊午日下昃乃克葬辛巳葬定姒　李文貞云春秋閏月紀事有矣不書蒙上月也失禮則書不告月及葬齊景公是也葬景公何以爲失禮喪以年斷者不以閏數諸侯五月而葬齊侯卒以九月葬以閏月是數閏也故以失禮書葬定姒閏九月也而不書則妾母之喪得以閏數矣　見春秋隨筆　彤案儀禮喪服云庶子爲父後者爲其母總傳曰與尊者爲一體不敢服其私親也註云君卒庶子爲母大功疏云今庶子承重故總是嗣君及公子於妾母之喪皆

不以年斷故得數閏月也但以定姒爲妾乃從公羊傳若據左氏則實是夫人爲哀公適母喪不得數閏經宜書閏月而辛巳上有脫文矣

哀三年傳命藏象魏　此象魏當作魏象謂魏之象也因上象魏而誤倒耳象可藏魏豈可藏乎下文舊章正專指象而言

十四年傳叔孫氏之車子鉏商獲麟解車子微者鉏商名　按孔子家語辨物篇叔孫氏之車士曰子鉏商采薪於大野獲麟焉王肅注車士將車者將近刻作持誤子姓鉏商名是傳於車下脫士字也周制將重車者二十五人二十四人爲卒一人則士故謂之車士猶將兵車者七十五人七十二人爲卒三人爲軍士也

皇清經解卷三百二十九

學海堂

吳江沈徵君彤著

果堂集

古厤不步五星說

帝堯命羲和厤象日月星辰其星惟二十八宿不兼五緯蓋厤象在授人時而授人時在日月歲時之正正日之長短必以日出入之早晚正月之朔望必以月與日之合望正時之春夏秋冬必以日之長短昏旦之中星昏旦中星者二十八宿也正歲必以日之周天月會日之常數及其閏而五緯於數者並無所用即後世之用五緯亦察其行天之順逆以占哉福耳故緯星之步殷以前惟見於僞託諸厤按黃帝顓頊夏殷諸厤祖冲之徵詳見宋書厤志若隋經籍志所載巫咸五星古漢藝文志無之蓋亦僞託而經傳無聞焉其始見

經傳者在周語則武王伐殷歲在鶉火晨星在天鶉星上加晨乃兼采漢書律曆志與日月辰而並列五位在周禮則保章氏掌天星以志星辰日月之變動以觀天下之遷辨其吉凶以周語徵之此亦兼步五緯也蓋商周之際厤術加詳所以爲占者亦備而要不可以槩上古之厤象星辰者抑郭氏注爾雅夏曰歲之文謂取歲星行一次則似歲星獨爲上古之所步然而白虎通訓歲爲遂以日一周天萬物畢成爲一歲是歲不以此星名此星乃以歲行一次名史記索隱所采物理論之云正同且安必此星之名歲始於上古而上古步之也

古閏月斗指兩辰間說

閏無中氣斗指兩辰之間其語見逸周書周月篇乃周初人自記當時象法蓋周初南至始昏斗柄適建子故月有中氣斗必於其月指一辰之中其節氣或在前月或在後月斗必於其月指兩辰之間閏無中氣而但有節氣故亦指兩辰間也周初距今約二千七百年今南至斗建亥中而贏辰三十度強約七十年餘差一度周初之建當子中而不及使上之數百年而南至昏建丑初下之千餘年而南至昏建亥末則中氣之月斗轉指兩辰間無中氣之閏月斗轉指一辰中皆與周初象法相反而不可用矣所以虞夏書不載斗建虞書璿璣玉衡即漢之渾儀小正雖云斗柄縣在下正非北斗詳見宋書天文志夏在上亦無建寅建子之文而東漢以來亦但存用建之名後人遂謂古今月建皆以十二辰相配而已則斗建之用逸周書固有明文何弗之一考也若斗於中氣指一辰中節氣指兩辰間

不惟其月而惟其日此又千古用建者之所難直以法推之其惟西周之季然乎

周官頒田異同說

周官之田有上中下三等上者不易中者一易下者再易其頒之也家或百畝或二百畝或三百畝而要以上地百畝爲準大司徒之頒田於都鄙也不易之地家百畝一易之地家二百畝再易之地家三百畝鄭司農謂不易之地美歲種之一易之地薄休一歲乃復種再易之地休二歲乃復種夫休一歲二歲而復種則其美與不易之地等二百畝三百畝而各種百畝則與不易之畝數亦正相當遂人之頒田於野也上地夫一廛田百畝萊五十畝萊謂田之荒蕪者如孟子闢草萊之萊　中地夫一廛田百畝萊百畝下地夫一廛田二百畝萊二百畝夫田百畝而萊百畝即一易之畝數也田百畝而萊二百畝即再易之畝數也惟田百畝而萊五十畝乃與不易之畝數異而康成則謂其有所饒考諸大司馬之職上地食者參之二中地食者半下地食者參之一夫食者參之二謂三分百五十畝而歲種其二也食者半謂歲種二百畝者半也食者參之一謂歲種三百畝者一也歲種二百畝之半三百畝之一固皆百畝也三分百五十畝而歲種其二亦爲嘗饒於不易之畝數哉抑百五十畝而歲種其三之二則歲休其一也休其一而種其二則是不易者多而易者寡易止一歲而不易連二歲其地特稍遜於皆不易者耳此又上地與不易者之等所以異而同者也自漢而來於二者皆未得其說故

爲此以發明之

周官五溝異同說

遂人云凡治野夫閒有遂遂上有徑十夫有溝溝上有畛百夫有洫洫上有道萬夫有川川上有路以達于畿匠人云匠人爲溝洫耜廣五寸二耜爲耦一耦之伐廣尺深尺謂之畎田首倍之廣二尺深二尺謂之遂九夫爲井井閒廣四尺深四尺謂之溝方十里爲成成閒廣八尺深八尺謂之洫方百里爲同同閒廣二尋深二仞謂之澮專達於川凡二篇五溝之法皆徧行畿內似異實同而自漢迄今注解未定形沈潛反復有年乃能悉其會通而別爲之說曰遂人夫閒有遂匠人田首謂之遂夫閒爲畎水所入卽田首本無異也若遂人十夫有溝匠人九夫爲井井閒謂之溝遂人百夫有洫匠人成閒謂之洫遂人千夫有澮匠人同閒謂之澮爲九百夫之地遂人千夫有澮匠人同閒謂之澮爲九萬夫之地則地形有大小或且縣絕然卽夫與尋尺互計二溝之所占要無不合也井九夫以溝間以溝其溝不占井閒乎十井爲通通九十夫以洫加十夫則得百夫九十夫所加之十夫卽井所各加之一夫地非有多寡因溝涂之大小而異其辭耳餘皆倣此九十夫於成爲十之一每十之一而閒以洫其洫不占成閒乎成九百夫以澮加百夫則得千夫九百夫於同爲百之一十成爲終終九千夫則又以九百夫加百夫而得千夫者九也九千夫於同爲十之一每百之一而閒以澮焉每十之一而仍閒以澮焉其澮不占同閒乎故遂人之所有卽匠人之所爲特匠人多舉

其全體遂人多舉其偏隅所以或舉偏或舉隅者十百千萬既層遞而上文勢卽不得不然　而學者不察遂以爲異法耳且井間廣四尺之溝一溝長三百步六尺爲步三百步爲千八百尺以四尺乘千八百尺得七千二百尺除以六尺得千二百尺爲二百步步百爲畝畛如之共四畝畝百爲夫是卽九夫所加之一夫而占其二十五之一也其餘則以爲洫與涂之屬焉成閒廣八尺之洫九洫長三千步九其廣爲七十二尺爲十二步以十二步乘三千步得三萬六千步爲畝三百六十爲夫四而弱涂如之共七夫強是卽每九十夫所各加之十夫而占其十之一弱也其餘則以爲澮與道之屬焉同閒廣二尋之澮縱橫各九　按畎縱畎橫者遂縱遂與溝溝與洫洫與澮亦如之惟澮則有縱有橫而四達蓋以川必環同而澮專注於川四達則水之來往便利且都邑之封疆必環以溝以縱橫之澮當之則四面皆廣深而足爲阻固也各長三萬步九其廣爲百四十四尺百四十四尺爲二十四步以二十四步乘三萬步得七十二萬步爲畝七十二百爲夫七千二百爲百四十四夫道如之共二百八十八夫是卽每九百夫所各加之百夫而占其百之三強也其餘則以爲川與路焉然則匠人之所占俱遂人之所加而三溝彼此之占地豈有殊哉至萬夫有川則以川之屬而加千夫於九千夫也九千夫之地爲川之屬所占者不及二百夫乃加千夫而遂云萬夫亦遞舉十百千萬成數之文勢然耳乃匠人於川獨不見其度數無從互計蓋是因川之天成者若其人爲者環一同受澮所達由澮而推之每一偏長當如澮亦三萬步廣當倍澮爲四尋四尋爲五步二尺以五步二尺乘三萬步爲畝千六百爲夫十六四之

爲六十四夫川與四同爲界當各分其半半川爲三十二夫川兩旁有路當去鄰界一而爲之長如道廣倍半川爲六十四夫其九十六夫是卽每九千夫所各加之千夫而占其百之一强也其餘則以爲澮與道已上者焉凡一同含十終去一終存九終九終含九十成九十成含九百通九百通含九千井九千井所各加之一夫井而爲九百通所各加之十夫九百通所各加之十夫井而爲九千成所各加之百夫九十成所各加之百夫井而爲九終所各加之千夫數屢增而實不增總爲九千此九千夫卽所夫之一終自溝畛至川路悉分布其閒而占其十之二弱（溝畛占三百六十夫澮涂占六百四十八夫澮道與川路所占見上）餘十之八而强則以爲城郭宮室之屬而所占亦無多其餘若平土則更爲田若山陵林麓川澤則可田者田之（按地官有山農澤農則山澤之地亦有爲田者）否則因之至遂與徑所占蓋卽一夫之地曰田首明不在田外也

周井田軍賦說

周井田軍賦之制說者多意爲推測而其實散見於周官之經及漢書之刑法志曹公之新書周官經云縣師掌邦國都鄙稍甸郊里之地域而辨其夫家人民田萊之數及其六畜車輦之稽若將有軍旅會同田役之戒則受法於司馬以作其衆庶及馬牛車輦會其車人之卒伍使皆備旗鼓兵器以帥而至稍人掌令邱乘之政令若有會同師田行役之事則以縣師之法作其同徒輦輦帥而以至夫曰作其衆庶及馬牛車輦其者夫家也而又曰使皆備旗鼓兵器則馬牛車輦與旗鼓兵器皆夫家

所出明矣曰會其車人之卒伍人五爲伍百爲卒車亦如之則一軍百二十五車一車百人明矣曰令邱乘之政令曰作其同徒輦輦則四邱出車一乘而兼平輦輦明矣輦輦所以載任器人輓行者也輦爲輦屬當亦人輓行鄉師注云駕馬非周官法也四邱所出蓋或輦或輦與兵車合爲二乘詳見後曰縣師掌邦國都鄙稍甸郊里之地域郊里包鄉甸包遂都鄙稍包公邑其地域皆爲邱甸於其中知鄉遂郊里稍皆爲邱甸者以其皆制井也詳見形周官祿田考曰稍人以縣師之法作其同徒輦輦縣師兼掌邦國同徒者同邱甸之徒注以同爲方百里之同固誤訂義諸說亦似是而非○姜氏兆錫周禮輯義已同余說則邱乘之政令通乎畿內外亦明矣是成周軍賦之大綱固灼見於本經也漢書刑法志云地方一里爲井四井爲邑四邑爲邱邱十六井也有戎馬一匹牛三頭四邱爲甸甸六十四井也有戎馬四匹兵車一乘牛十二頭甲士三人注云鄭氏曰甲士在車上也卒七十二人干戈備具是謂乘馬之法乘馬之法非甸邱乘之政令歟由是推之六十四萬井而萬乘其法同也小司徒云凡起徒役無過家一人乃通言畿內外之極數非常法非專指六鄉所謂六軍者特預配卒伍以俟事故調發不必盡行則縣師作六鄉之車徒當止萬四千六百三十人百九十五乘與作邦國都鄙甸郊里車徒之法無異曹公新書云攻車七十五人前拒一隊左右角二隊守車一隊炊子十人守裝五人廐養五人樵汲五人共二十五人攻守二乘凡百人見李衛公問對攻車非甸縣師所謂車稍人所謂乘歟守車非甸縣師所謂輦稍人所謂乘歟攻守二乘凡百人非甸縣師所謂人之卒伍歟由二乘百人推之二萬乘當百萬人也二萬乘兼輕車重車實古之萬乘然則漢以後能詳說周家軍賦之節目而足補經

之未備者莫二書若矣漢志曹公書並本古司馬法以曹公書
從王氏應麟困學紀聞所引而司馬法又云通爲匹馬士一人徒二人成革
車一乘士十人徒二十人愚以通爲匹馬則成出十馬一士一
馬乃晚周之騎按顧氏炎武日知錄毛氏奇齡經問騎不始於晚周而晚周爲盛總爲十騎而
革車一乘載其任器二十徒更番輓行之蓋所附穰苴兵法耳
齊威王使大夫追論古者司馬兵法附穰苴法於其中號司馬
穰苴兵法見史記穰苴傳傳云苴齊景公將戰國策云在齊閔
王時形按今所傳司馬法三卷但存其論說失其制度故班鄭曹所引四條並無之康成以注小司徒謂
是采地之軍賦誤也又鄉師注引司馬法云夏后氏謂輦曰余
車殷曰胡奴車周曰輜輦輦一斧一斤一鑿一梩一鋤周輦加
二版二築夏后氏二十人而輦殷十八人而輦周十五人而輦
愚以十五人當作二十五人其一爲士家語云叔孫氏之車士
曰子鉏商王氏注云車

士將行則更番輓輜輦輦負重之牛即向所出十二頭止則爲炊汲守
車者行則更番輓輜輦輦負重之牛即向所出十二頭止則爲炊汲守
後諸事皆在此二十五人舊作十五者脫二字賈釋謂後代狹
劣加版築而輓人少亦誤也至論語包訓公羊春秋傳何學並
以十井爲一乘百里之國爲千乘是制賦不去山林等三之一
縣小司徒家役一人者且倍之乃變法之極敝而坊記孔疏謂
車馬牛兵器諸物皆國家所給者亦明與縣師稍入之法違近
望鉉方氏辨之甚悉見周官辨惑第五蓋四說皆不可從
疑縣師職

禮三年喪受服說

三年之服之有受也其見於經傳者斬衰三升則受以成布六
升冠七升疏衰四升則受以成布七升冠八升牻傳成布六升斬
衰初喪之冠也成布七升疏衰初喪之冠也故曰以其冠爲受

喪服記而其受之也則皆在既虞卒哭之後閒傳義至深已鄭氏之注有所謂練而受以大功之衰者雜記注至賈氏之疏則又以麻衣爲大祥之受喪服記疏而宋之司馬氏且謂禫亦有受焉書儀愚以爲受也者以衰而承乎衰也以其冠爲受則以初喪冠之升爲既葬衰之升也夫先王之制服必稱乎孝子之情自初喪及葬哀痛毀瘠之甚矣苟既葬不之節則或病且死故承之以輕服然卒減故衰三升又騶而不能使孝子之即安故使受衰之升視乎初喪之冠之升數云然則初喪之冠倍其衰而六升七升者殆早慮及此而爲之爾抑既葬以初喪之冠爲受則既練而受亦必視既葬之受冠斬衰冠七升齊衰冠八升減既葬受衰止一升非獨有功足以及練也蓋以孝子既練之哀與既葬

皆在仲月祠大者豈宜於季秋則必以孟冬也孟冬之祫其即嘗當亦然

司勳所謂大烝歟不以孟春禘者物始生而祭品鮮也不以孟秋祫者物始成而未備也於諸侯所以從五年而再殷祭之說者殷祭即祫也三年一祫五年再祫皆間歲一舉歷五年而實四期也祫之月當如周物備而合食侯與王不宜殊其間歲而舉則降於天子一等也於魯所以從禘祫從先君數三年喪畢遭禘則禘遭祫則祫之說者以魯既僭禘與祫間舉若左氏春秋所書僖八年秋七月之禘上推於二年之秋承閔禘之後而祫自僖八年七月之禘下推於文二年之秋八月歷六祫六禘而祫自宣八年夏六月之禘下推於成之二年歷三祫二禘而禘俱喪畢所遭故也其間舉無定月宣八年以夏六月禘周之

六月爲夏之四月雖僭禘而其月猶從周與明堂位同此春秋
中所僅有者昭二十五年定八年則皆曾禮
之變非常法也春秋之書時書正以周司尊彝之書時以夏逸
周書所謂周改正以垂三統至祭享猶自夏者也

儀禮女子子逆降旁親服說

喪服大功章云女子子嫁者未嫁者爲世父母叔父母姑姊妹
傳曰嫁者其嫁於大夫者也未嫁者其成人而未嫁者也鄭注
云女子子成人者有出道降旁親及將出者明當及時也賈釋
云未嫁而降旁親是逆降也後儒往往疑其說至有詆爲背理
亂常者愚以爲此聖人制服之權而鄭賈獨得之者也蓋人之
娶婦以嗣親而助養祭則貴乎及時女子子成人將出而或有

旁期之服畢喪而嫁則娶者不能待不畢喪而嫁則嫁者即於
從是嫁不嫁兩無所處也雜記云大功之末可以冠子可以嫁
子鄭以末爲卒哭則女子子而服大功者卒哭而後亦可以嫁
非若期之喪之必終也明矣故逆降旁期爲大功使不敢以輕
服而妨禮本然則逆降之云誠此經本義也而可輕詆哉抑大
夫爲其子昆弟之爲士者大功則子以將出降而父以尊降皆
大功也固無不可以嫁矣士不得降旁期爲大功雖其子可以
嫁若其父之不可以嫁子何故逆降之禮惟大夫之女子子有
之不及於士至傳所稱成人者謂其年二十已笄醴者耳賈乃
兼十五以後許嫁笄者言之夫許嫁笄而在十五以後則去嫁
期尚遠何慮其時之不得及而俾之逆降乎此則疎且舛矣

詩碩人說

國風碩人之詩凡四章左氏傳以爲衛人爲莊姜美而無子賦也美之說固詳於次章矣至無子之云以傳義考之未有所見竊嘗反覆於末章而得其說焉夫所謂庶姜孽孽者謂姪娣之孽孽然不一而足也所謂庶士有揭者謂生子如木芽之旁出孽孽然不一而足也所謂庶士有揭者謂衆子中有揭然健以武者也河水洋洋北流活活所以比庶姜之媚惑其君施罟濊濊所以比君之嬖庶姜鱣鮪發發則以興孽孽者葭菼揭揭則以興有揭者也蓋言衆妾多子而莊姜之無子見言衆妾所以多子之故而莊姜之所以無子亦見故曰爲其無子而賦也其所以不爲正言者爲將以聞諸莊公也方莊公狂蕩迷惑羣小嬖幸之時而欲其憬然悔悟親正適而終生子非婉以風之其能入我言而不我咎乎故不敢也觀三章欲明大夫傷莊姜之見疏而但述其願君親莊姜之意可以知之矣君之衆子何以稱庶士也古者大夫以上至王公其適子衆子之未爵命者皆可稱士士冠禮云天子之元子猶士也天下無生而貴者也諸侯之衆子何獨不然若左氏所云公子州吁蓋卽士之揭然者其人長而好兵則其幼必有武健之容矣首章所云製衣卽士昏禮之所謂景用禪穀爲之上下通服以禦塵而行道者蓋前三章皆本莊姜初嫁時而言故云

史記北斗齊七政解

史記天官書云北斗七星所謂璇璣玉衡以齊七政七政者日月四時歲卽虞書之所正所協所成也又云斗爲帝車運

于中央臨制四鄉分陰陽建四時均五行移節度定諸紀皆繫於斗此數言卽以斗建齊七政之法也蓋斗立子午宮度之正中則東半西半之位以分立寅申巳亥之宮則春夏秋冬之節以建斗建謂斗初昏指十二宮而立也斗立於寅宮爲春之始而節名立春立於巳宮爲夏之始而節名立夏猶日躔卯中晝夜等而節名春分日躔午中晝長極而節名夏至蓋二二五二分之名自日躔四立之名自斗建也指四鄉各九十餘日其季月各十八日強則木火土金水之王以均立寅宮若干度爲立春過十五度強而驚蟄又過十五度強而雨水夏小正正月啟蟄月令正月中蟄蟲始振二月初始雨水前漢末始改雨水爲正月中驚蟄爲二月節若周書周月篇亦雨水前驚蟄後則後人因漢志妄改也以至終三百六十五度強而復爲立春則節度之移也指宮度每十五日強交一氣而日以交氣分中節指宮度當一辰與兩辰間而月以中氣之有無分正閏周月篇云閏無中氣

斗指兩辰之間所謂指兩辰間非必正交節之日但於其月內指之卽是蓋古法寬也餘並同指宮度終三百六十六日而日以一周歲終十二辰而月以十二或十三成載則諸紀之定也此卽洪範五紀之三載六歲也不言星辰者包於節度也不言歷數者四紀之總也然其法不始於虞夏而始於商周何也斗之指寅申巳亥至商周乃與春夏秋冬四立直虞夏四立斗方指卯酉子午本王寅旭與徐圖臣書及西人渾蓋儀不可用不相直者齊交節之日也節之交不可以齊則中氣之日正閏之月四時之序五行之均歲載之成若之何而可以齊哉故以北斗爲璣衡亦出用建者之傳會耳夫虞夏之齊四時以日以中星齊月以月齊日亦以日而商周復以斗建相參考者蓋虞夏於四時主氣交之中而主長短朔望而商周則兼主氣交虞夏於四時主氣交之中而

商周則兼主氣交之始要亦適當其時足以補古厤之所未備也此東周西漢所以俱沿其法歟

天官書自中宮至歲乃有殃又律書自書曰七正當作攻二十八舍律厤至故莫貫焉皆古遺書而晚周秦人增易成之自太史公曰以下乃子長作子長謂七政即天地二十八宿十母十二子鍾律天地下當有人字伏生大傳解七政有天文地理人道子長蓋本之不但非天官書義并非律書義也律書七政與下三物並叙亦指歲時月日其日亦指氣交日故其下有曰冬至之文

釋周官地征

載師云凡任地國宅無征園廛二十而一近郊十一遠郊二十而三甸稍縣都皆無過十二惟其漆林之征二十而五釋曰此經皆著任地之征也曰國曰近郊曰遠郊曰甸稍縣都皆所任之地也國謂城中宅即上經之里公卿大夫士之所居也此宅與宅田之宅同專指下士以上言廛謂農圃牧工商賈受田者之居遂人所云夫一廛是也若廛人之廛則惟市中邸舍矣園即上經之場圃凡受田者之廛皆有之廛之征在凡受田者征嬪婦之布帛閭師云凡無職者出夫布葢閭民亦有廛征也詳方氏周官析疑及所畜之豕犬雞在市中則征廛布征餘物滯物園之征征所樹草木也近郊十一農田之征也合公私田百一十畝而征十畝之穀爲十一分而取其一云十一者舉成數耳遠郊二十而三藪牧所畜馬牛羊及他鳥獸之征也牧者牧地謂休不耕之田此牧即小司徒井牧其田野之牧詳見彤周禮小疏澤無水曰藪亦牧地也本大宰九職注甸稍縣都皆無過十二山物澤物之征也其所征葢自二十之三至十之二

而止也惟其漆林之征二十而五乃於甸稍縣都山澤間舉其所重征之一以明外此皆無過十二也近郊十一以上與上經相應遠郊二十而三以下與上經相備也所以知受田者之廛征布帛豕犬雞者下經云凡宅不毛者有里布孟子云五畝之宅樹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雞豚狗彘之畜無失其時七十者可以食肉矣又云廛無夫里之布廛征夫布閭官之制也非不毛而有里布戰國之横征也孟子欲并去夫布以當時國甚富而民甚貧耳是布帛豕犬雞皆出於受田者之廛也所以知市之廛征布及餘物滯物者以廛人斂市之廛布廛布外所斂斂布總布質布罰布皆非市征故不及詳見彤周禮小疏斂屠者之皮角筋骨按注釋以當地稅亦以當地稅斂凡珍異之滯者也非官買之此布入泉府則泉也皮角筋骨屠者之餘物也所以知園之征爲草木者閭師任園以

樹事貢草木也所以知近郊十一之爲農田者上經之以田任地自近郊始也所以知遠郊二十而三之爲藪牧者畜牧家之受田自遠郊始則藪牧之畜事亦自遠郊始也所以知甸稍縣都無過十二爲山澤之物者以下經惟其漆林四字知之也其者指甸稍縣都漆林厠山澤開則惟字對山澤所產言故知十二爲山澤之物也公卿大夫士之宅所以無征者於貴者優之也注釋以國宅爲官府治事處則無征不必言矣布帛草木豕犬雞之征所以二十而一者廛地小而所出微也廛布及餘物滯物之所以二十而一者益商賈貨賄之征當與市廛等按貨賄但征於司門不征於閽市並征廛稅而已市廛二十而一并之如田稅之十一農末適均也管子治國篇云先王使農士工商四民交能易作終歲之利無道相過是以民作一而得均故知征之者亦等

也農田之所以十一者多則食不足於民寡則食不足於國也馬牛羊及他鳥獸之所以二十而三者較農田則人力少而利厚也山物澤物與漆林之所以遞增者人力尤少而利尤厚也

抑經文簡奧多包含云國宅無征園廛二十而一則凡國以外之宅皆無征國以外之園廛皆二十而一矣云近郊十一則凡近郊以外之農田皆十一矣云遠郊二十而三則凡遠郊以外之藪牧皆二十而三矣蓋皆舉地之最近者以表其餘乃征賦之總例也若商賈之貨賄本非地征非經所包含故不得與嬪婦之布帛藪牧之鳥獸並列至百工之器物當亦出於其廛論語云百工居肆以成其事肆即所列之廛蓋亦在闗市也廛與器物之征當亦各二十之一如商賈矣

載師地征自注疏及王氏訂義諸說不皆有當而近年聚訟尤甚恐古制終不得明故探求本經義例確證以反覆條釋之釋近郊十一甸稍縣都十二略本亡友蔡宸錫說

易爻辭辨

周易之爻辭在漢儒或以爲文王作或以爲周公作蓋各有所受之也及唐孔氏之正義宋胡氏之啟蒙翼傳皆辨爲周公而非文王焉乃近又有據陸氏釋文所載梁武解立說者謂乾坤文言文王作之而孔子傳之今篇中彖辭爻辭並具安見爻辭之不出於文王且以爲作於周公則漢志之於易何第云人更三聖也其說亦近是顧孟子嘗云周公思兼三王其上文並舉禹湯文武以文武二人爲一代之王也然則漢志或亦以文周

爲一家之聖不足證爻辭之非周公作況孔胡二氏之辨爲周公作者其證較多且確耶余以爲屯蒙以下之爻辭多作於周公而乾坤之爻辭則作於文王故與其彖辭並稱文言乾坤爻辭之稱文言蓋孔子之前已然也是全易爻辭之繫文王少而周公多文王開其端而周公卒其業必舉而歸諸一人安能無所抵捂若以彖爻辭義之悉符爲徵則文周爲一家之聖道與心自無不同豈必出一手所成而然哉

古閏月在時終辨

春秋文元年左傳云於是閏三月非禮也先王之正時也履端於始舉正於中歸餘於終天周之三月夏之正月也而周書周月篇稱南至之月爲周正歲首近本首作道誤至敬授民時巡狩祭享則循自夏不知此所正之時自夏乎自周乎如自夏也則於每時之始而步四立中而紀分至按日志二分自古及今在四方正位故知舉正之正指之杜氏謂舉中氣以正終而置閏也周禮太史職閏月詔王居門終月月非此傳文義終而置閏也周禮太史職閏月詔王居門終月十二堂四門十二月聽朔于各於時之門按此則周於每時終置閏疏云明堂路寢及宗廟皆有五室閏十二月亦非禮矣如自周也則於四時之始而步南至本史記厤書韋氏注韋太三統厤中而紀北至周閏七月日北至適當四時之中若啟閉雖在每時中與舉正之義不合終而置閏也固惟閏十二月爲禮而他月之閏皆非禮二者其孰爲得也夫經傳之書閏月恒在歲末則必當日至之前月閏必當日至之前月則日至厤十九年恒在其月之朔日漢以後厤術必至朔同日以爲起算之端蓋亦本諸春秋按周魯以前六厤自劉向杜預及僧一行皆以爲僞託祖冲之證僞託在漢初周末理不得遠故今專據春秋經傳則以閏十二月爲

禮是或一道也然閏以正時時以作事春夏秋冬各有其事則隨時置閏閏隨閏畢作較閏在歲末者事尤不悖且堯之厤象始於殷仲春周禮之致日兼乎冬夏則古厤之起算或以春分梅氏厤學疑問補云四四厤起算春分本堯典寅賓出日之始仲春蓋謂義仲以春分起算也或以夏至李文貞堯典解義云二至者厤之元也二至正而厤本定矣夏至尤重故獨言敬致冬不言者一蒙前義二以夏爲主也不必皆在冬至其以冬至者亦可隨所直而截算冬至致日以辨四時之叙掌於馮相氏相後世謂之測馮相者憑實測以算也即名官之義而其能截算可知然則授時厤之創法始與古冥契乎不必在至朔同之日亦何取歲末之置閏則以閏每時季月爲禮或更得其解也按左傳昭二十年閏八月於夏時爲閏六月漢書載春秋厤梅厤周武王十一年閏二月於夏時爲閏十二月皆不取爲證者一偶合一僞揆也至若疑後世閏皆隨月而閏三月不得爲非此則過矣隨月置閏者晦朔無遷就而月之大小皆得其度雖閏在每時終者猶遵其密閏三月者并歲末之閏而失之乃錯亂其序者也可比而同之哉

禮記明堂位問

明堂位曰周公以天子何也余曰此注家之失也其曰周公朝諸侯于明堂之位天子負斧依南鄉而立者謂合諸侯于明堂以朝天子也天子曰成王也不曰成王而曰天子者對下文公侯伯子男言之耳周公太師也當此時固肅然正位乎中階之前是篇雖奪且誣亦何至齊公相于天子哉然則其曰周公踐天子之位以治天下者何曰此文王世子之所謂攝政而踐阼非負斧依南鄉而立之謂也阼天子出治之位也然踐阼不可以爲阼阼則踐位不可以爲卽位與孟子踐天子位之云文同

而意異也曰周公之治天下相天子也曷爲而踐天子之位也其不疑于天子乎曰踐天子之位者非天子不在位而代之踐之乃奉天子于天子之位輔翼啓沃而不之離也是相幼君之道也故別于相之常有矣疑于天子則未也曰近世說者據古文尚書周公位冢宰正百工之文謂無踐天子之位之事也然歟曰冢宰周公本位也書之文爲蔡仲嗣封起本豈必盡周公之所位而序之邪夫不敢負斧扆南鄉而立者聖人之經踐天子之位以治天下者聖人之權皆其事之實也因記者參証之多而盡疑之則又過矣曰家語載孔子適周觀乎明堂有周公抱成王負斧扆南面以朝諸侯之圖是周公亦嘗負斧扆而南面子何以云不敢也曰周公之負斧扆南面者爲抱成王也抱成王而不負斧扆南面則是避己嫌而致天子不得正其位詎非大拂乎輕重之宜吾所云不敢者謂夫成王之不在抱也是篇云六年朝諸侯于明堂其時成王已長不在周公之抱有年已

儀禮喪服爲人後者爲本親問

爲人後者爲其父母期自加隆之服而降也爲其昆弟大功自本服而降也爲其祖將何如曰五服既制則皆以所制之服爲本服凡有加降皆自此而推祖本服齊衰期降一等則大功九月此晉宋間之所議見於通典者也爲其會祖宜何服曰車氏垓以爲緦麻三月也蓋曾祖本服齊衰三月由三月推之而祖免則等於無服之親由齊衰推之而大功則等於其祖皆不得

其中故月數如曾祖而服則降三等也其高祖亦如曾祖乎曰否持重於大小宗者疏云適子當家自爲小宗無後亦當立後故有持重於小宗者在正尊雖高祖以上苟相及必爲之齊衰三月還爲本親雖緦麻亦自曾祖而止益不二統之義至是乃周也凡降其旁親與外親有異等乎曰皆降一等疏已有明文矣本親外親之報之亦皆降一等乎曰然惟報則如其所服

從祖父母 緦報　從祖昆弟 緦

曾祖父母 緦　祖父母 大功　從父昆弟 小功　從父昆弟之子 緦
報　報　世叔父母 大功　昆弟 大功　昆弟之子 大功　昆弟之孫 緦
報　報　報

從祖祖姑 緦　姑 大功　己身
報　報

姊妹 大功
報

昆弟之女 大功　昆弟之孫女 緦
報

祖姑以下適人者更降一等叔父姑以之長殤更降一等其中殤下殤更降二等

從祖姑 緦　從父姊妹 小功　從父昆弟之女 緦
報　報　報

外祖父母 緦　從母 緦
報　報

儀禮喪服宗子之親爲宗子問

與宗子親盡者爲宗子齊衰三月若本緦麻大小功之親則如之何曰其月數各如本月數而三月以前亦皆齊衰也記云宗子孤爲殤大功衰小功衰皆三月親則月算如邦人蓋長殤中殤服之大功衰下殤服之小功衰由齊衰而遞降親盡者之服也如邦人者謂期功緦之親皆依殤服本月數爲限也云月算如邦人明大小功衰如親盡者也故在注釋惟與宗子有期之親者長殤服之大功九月中殤大功七月下殤小功五月其衰

服如親盡者亦如邦人若有大功之親者則長殤中殤服之大功五月下殤小功三月有小功緦之親者長殤中殤服之大功三月下殤小功三月其衰服皆如親盡者夫親之服宗子孤爲殤者依殤服本月數則其服宗子成人者亦必依成人服之本月數矣親之服孤爲殤者依親盡者之功衰則其服成人亦必依親盡者之齊衰矣親盡者之齊衰三月則功緦親之齊衰亦必三月矣然則注所云與宗子有大功之親者成人服之齊衰三月卒哭受以大功衰九月有小功之親者成人服之齊衰三月卒哭受以小功衰五月視本月數各有加者非與曰若宗子期之親而服之十五月緦之親而服之六月則亦可於大小功之親各加三月矣而經傳曷嘗有期與緦親加月之文況即大小功月數中而爲三月之齊衰不已足伸尊祖敬宗之義耶此徐氏通考所以力爲之辨也大功之親大功衰三月受以小功衰六月小功之親小功衰三月受以緦二月爲宗子子齊衰三月者其受服宜何若曰大功之親受以大功衰六月小功之親受以小功衰二月而已

父未殯而祖亡承重議

震澤縣西濠沈維墉父亡未殯而祖亡或謂維墉今以適子爲適孫一身兼主二喪宜即正承重之名位以事其事維墉疑之乃屬其族父來問余曰維墉既兼主祖喪固應事承重之事矣若欲即幷其名位而正之奚所謂承重者承祖喪先祀于其父若祖之謂也先祀之重在祖則承之于祖祖喪之重在

父則承之于父承之祖者祖葬而後承承之父者父殯而後承故父而未殯宜攝重而不宜承重曰主祖喪而事承重之事則承重矣何謂攝重曰父未殯而主祖喪謂之攝主宋庾蔚之所謂父爲傳重正主已攝行事是也主攝則重亦攝也曰父未殯而主祖喪何以必攝也曰不忍死其父也豈惟不死之而已禮云三日而后斂以俟其生故自君及士凡死于道者未在棺則入自門升自阼階見曾子問皆奉之以生之禮未殯而不攝非之死而致死之之尤者哉曰然則維塘之不宜正承重之名位于父之未殯也決矣至其殯父而具狀與刺也宜何稱曰未承重猶孤子也曰子謂承先祀之重而必于祖之既葬也何居曰古者喪三年不祭恐致哀于新而不誠于故耳今之喪雖不如古然未卒哭而祭苟致其誠則哀之殺爲已疾故必于祖之既葬也此朱子之所講也見答范伯崇書曰重之名始見喪服傳鄭氏以宗廟注之則所承宜專在先祀今之兼喪何本也曰論語謂所重民食喪祭喪固與祭並重且啟殯而朝卒哭而祔練而祭喪禮有行于廟者則鄭之言宗廟亦兼喪矣

康成雖專以重爲宗廟然言廟則自包寢故承重之禮庶人與士大夫同魏書禮志孫景邕等三議皆當可從也

若有祖亡未殯而父亡者于父未殯之前亦攝父事雖祖殯未得爲承重正主必父殯而後得承祖喪之重也其殯祖時狀刺則稱孤孫常祀宜在父葬之後并記于此

與朱文游論周禮九拜書

辱問拜爲古今常禮而周禮太祝九擽鄭氏注及陳氏禮書爲說不一未知所適從者愚鄉於稽首頓首空首從陳氏振動及吉凶奇褒五擽從鄭氏肅拜從鄭之少儀注今各采其要語參以他書畧著擽與九擽之形并其所用以呈於左右按許氏說文以擽爲手至地作首誤从手豦豦音忽徐鍇曰豦進趨之疾也故拜从之字亦作拜引揚雄說从兩手下是以兩手下至地爲拜也又以廾爲竦手廾居竦切引揚雄說从兩手是以兩手竦爲廾也又以跪爲拜是跪亦拜中之一節則凡所謂拜者必屈膝齊跪廾兩手而下地明矣尚書所謂拜手禮記所謂手拜皆此拜也吉禮廾尚左凶禮廾尚右按檀弓孔子有姊之喪拱而尚右二三子皆尚左拱以左手覆按右手也彤謂君賜稽首據掌致諸地注云據掌吉禮則凶禮當以右手按左手九拜者即此拜之或高或下而別緊其名也稽首頓首皆下首至手禮書稽首首至手句今本手誤作地稽首則留止於手頓首則至手即舉也空首近手而不至手首與手相離也荀子云平衡曰拜楊倞注云平衡謂磬下衡曰稽首至地則稽首頓首皆頭與腰如衡之平下衡曰稽首至地拜名也振動戰栗而變動亦稽首也吉拜所謂拜而後稽顙先文諸與頓皆言下首不言至地平衡即空首乃拜之常故得專爲頓首或平衡拜乃開其手而引顙觸地以起而立也凶拜所謂稽顙而後拜先杖而開手下地稽顙其間乃舍杖爲平衡或頓首拜仍開手執杖以起也喪服小記云奇拜一拜也亦空首杖拜送賓裏讀如報報拜再拜也亦稽首肅訓恭肅拜者亦屈膝拱手下地而但低頭以婦人首飾盛多或懷孕難下其首故爲此拜也

九拜以低頭爲恭明空首爲益恭而稽首頓首爲恭之甚殆即最輕者以見重與稽首王拜天臣拜君用之拜天稽首以臣拜君例推也賈釋振動所引二書亦可證頓首諸侯相見大夫之臣及凡平敵者用之空首亦平敵者用之以平衡爲拜之常知之君答臣拜用空首加敬亦稽首也振動王於天臣於君其受命及請罪用之定宇謂君於臣亦有用之者君晉靈望見趙盾愈而再拜是也吉拜齊衰不杖以下拜賓用之云吉者對凶拜爲輕也凶拜三年服拜賓用之奇拜君荅臣拜及鄉飲鄉射聘禮士相見凡禮之殺者用之再拜則拜天拜君拜神與尸用之拜君再見周書康王之誥拜天再見賈釋所引書肅拜婦人拜君賜爲尸坐及凡吉禮用之凡所呈皆舊說之可從者也愚每慨世之人或以拜手爲揖以長揖爲拜以肅拜爲長揖而稽首與稽顙吉拜與凶拜拜稽顙之先後皆莫之辨至稽首而用諸喪刺肅拜而用諸丈夫之簡牘婦人立屈膝而不跪亦且以爲當然乃吾兄獨求析古義而適從之豈非志之高而識之卓顧弟之所學猶人耳雖有論列其果能折舊說之中邪惟望審觀熟思幷質諸松厓而相與定其得失焉

古文尚書考序

辨東晉所出古文尚書之僞者自趙宋而來約有兩端曰文從字順而易讀曰掇拾傳記而無遺前之說則所云讀以今文者之刪添與傳者之私竄足以解之後之說則所云傳記之徵引自多古文者足以解之皆不得謂挾持有故也吾友惠君定宇淹通經史於五經並宗漢學著述多而可傳其古文尚書考二

卷能據眞古文以辨後出者之僞大指言鄭康成所述二十四篇之目見於唐正義者卽漢藝文志之十六篇劉歆班固以爲孔安國所得古文無異詞自梅賾奏古文二十五篇列諸國學孔穎達乃以二十四篇爲張霸所造遂令梅書雜古經而大行是謂僞其眞而眞其僞余惟班之藝文志卽劉之七略劉在成哀間領校秘書班在顯宗時典其職於所謂十六篇者皆親見其文而載之於書（按正義載鄭氏云武成逸書建武之際亡是班據志時尙存十五篇十六而爲二十四鄭析其九共一篇爲九耳若張霸所造乃百兩篇且當時卽以乖秘書見黜然則鄭之二十四篇非張霸僞書而爲眞古文可決也鄭之二十四篇爲眞古文則梅之二十五篇爲僞古文亦可決也夫二十五篇之古文非不依於義理顧後儒之

往雖精醇不可以渾淆聖籍揚子文中子之擬經皆謂之僭況以僞亂眞者故欲尊古經必辨後出者之僞而欲辨後出者之僞必據其前之眞者而後可此定宇之書所由高出於羣言邪得是而後出古文之爲僞雖素悅其理而信之者亦無以爲之解而所謂足以解者皆轉而爲浮說矣太原閻百詩近儒之博且精者著尙書古文疏證五卷先得定宇之指定宇書不謀而與之合文詞未及其半而辨證益明條貫亦益清云

定宇曰別白古文眞僞如易牙之辨淄澠且以平心易氣出之雖篤信梅書者亦當轉而致思也

禮記問喪篇後記

余讀問喪知孝子之能自盡而得復反其親之魂也死而復生

者千萬而或得其一乃必三日而后斂以俟其生彼其哀慕之誠不計常變固以爲將復生焉是時我之於親攀號而不釋形雖不可得復生而其氣則已留留則聚聚則著著則通通則格格也者復反之謂也復反在既葬之祭而實蚤有以致之也古之人有云骨肉歸復於土魂氣則無不之無不之故可以往可以反而其反必也然則以祭之宗廟爲徼幸其復反者豈眞徼幸哉誠若曰誠則反不誠則不反云爾必其反誠也盡其誠斯無不反矣雖然始死之復而不誠則不惟無望其生而魂之留亦難是留之根在乎復故升屋而號者體孝子之心而孝子於其事若親爲之益孝子之誠於哀慕以反親之魂必自復而始也

律呂新書後記一

蔡西山律呂新書典正詳博最爲朱子所稱顧於古人生鍾之術猶若有未盡其要者彤以爲古人之制黃鍾必主於度其圍與長而不主於度其徑又必先度其圍而後度其圍與長也又必不以十分之寸而以九分之寸凡寸皆十分而有九分之寸者黃鍾之數八十一故破十爲九以通其分使便於損益相生耳漢志所謂九十分黃鍾之長十分爲寸者乃黃鍾已成而度之以起度非截管之初度之以制黃鍾也十一律之長皆本於黃鍾之長黃鍾之長卽本於黃鍾之容圍黃鍾之容圍九分九其圍分以爲長分而長分遂無纖微之强弱則形正而氣完氣完而聲中其可必也故度其長者必先度其圍也凡徑分與空圍必相得然圍分全而徑有奇分故從徑得圍不如

從圍得徑之便且黃鐘之長分既專以圍分而定則得其圍分而徑分亦且無所用故不以度其徑爲主也夫空圍九分者其長必八十一分也九十分其長者其空圍必十分也九十分其長而空圍九分則空圍之分當長九之一而不足也其聲必高而不中此三事皆蔡氏之所未及察也因私記其書之後以俟世之能定律者正焉

律呂新書後記二

書中言制黃鐘之術宜多截竹如古黃鐘圍徑每長短相去一分更迭吹之以求得夫聲之中而毋恃古器與秬黍其立法信爲知本矣然苟得古雅正之器與秬黍之中者參錯稽考則所擬圍長之寸分近正而中聲乃易求較無所準而多截竹者不猶愈乎夫古器之最要者莫如尺古尺之得中而可考者莫如周周之尺不必存於今荀勗之尺依周禮爲之與劉歆銅斛尺同則劉歆荀勗之尺即周之尺也劉歆荀勗之尺亦不必存於今王莽時所改鑄貨布貨泉其存於今者尚多宋丁度謂校其首足內好長廣分寸皆合正史則劉歆之尺可知按漢志貨布重二十五銖長二寸五分廣一寸貨泉重五銖徑一寸以今工部尺（乾隆元年所頒當今裁衣尺之中者九寸校之其最完善合正史者每一寸當今七分四釐今蘇州市尺短於官尺一分至三分不等以漢布泉校之每一寸當市尺六分五釐至七釐不等此皆不足憑）則是今尺之七寸四分即劉歆荀勗尺之十寸也然晉田父所得周玉尺比勗長七釐姑洗玉律則微強西京銅望臬則微弱是古尺亦頗有短長莫之能齊故必先以泉布之度擬爲

一管如吾前篇之法定其圍長之寸分別以秬黍分爲數等而以其中者橫度之視其果九十黍之長則以此九十者實其空圍視其果容千二百黍則以此千二百者稱之以古之權衡視其果容十二銖之重乃俟耳決如一之不然則易其黍而較其圍長與重如前法焉抑泉布之度於歙尺未必無少差即無少差而與玉尺玉律等各異將誰適從則又必別擬數管校諸以泉布之度擬爲者或微短或微長或長七釐以至於一分二分各別以秬黍中者如前法詳定之然後如所謂更迭吹者以求之則視此書所立法乃更微密而黃鍾之眞可由是而必得矣

西山復起亦將然我言也

律呂新書後記三

自古度量衡皆生於律而所以定其長以爲度量其廣以爲量稱其重以爲衡則莫不藉於秬黍故欲假度量衡而反而求律者亦不能不以秬黍爲資也西山謂歲有豐凶地有肥瘠種有長短大小圓妥不同而尤不可恃則不用圓而用妥而妥必用其中者及其度之又必以其長古之用秬黍者固已明言之至以歲與地之異而不能得其黍之眞則勿徒審視其形而以權衡之合古者稱其重以決之則其黍即爲古人定律之黍雖有豐凶肥瘠而亦無所慮矣夫古之權衡決無有存於今者然貨布重二十五銖其最完善者當今布政司等四錢六分八釐九毫五絲每一銖當今一分八釐七毫五絲六忽則今司等二錢二分五釐〇九絲六忽即劉歆之十二銖也劉歆

之十二銖即古黃鐘所容千二百黍之重也故但得秬黍之妥而中者千二百稱其重當今司等之二錢二分五釐〇九絲六忽即合古定黃鐘所用之黍以是千二百者實於其擬爲之管適足無有贏絀而黃鐘之空圍得矣復以其九十黍橫而累之果一黍爲分十黍爲寸九十黍爲九寸焉而黃鐘之長亦得矣是圍長之得要必重之得而可也故三者之得常相因也後之反求黃鐘者但較以秬黍之廣長而遺其重是所以求之者不全宜無自而得其眞也何乃咎秬黍之不足恃哉

書古文尚書冤詞後一

此書八卷其要者數條毛氏據隋書經籍志以辨梅賾所奏古文尚書二十五篇之非僞也其大指謂孔壁古文藏晉世秘府

者永嘉亂後猶存梅賾陳時以無傳故上孔安國之傳而未嘗上古文之經又謂鄭康成所述古文二十四篇乃杜林漆書與孔壁書不合如其言則梅之二十五篇眞孔壁書而指其僞者誠過豈知毛之於隋志乃誤解之而妄據之哉志云後漢扶風杜林傳古文尚書同郡賈逵馬融鄭元爲之作傳注然其所傳唯二十九篇又雜以今文非孔舊本所云非孔舊本者乃以所傳止二十九篇而不足五十八之數雜以今文而不皆古文非謂其篇目詞句與孔舊本異也且馬融亦傳漆書本其注書序云逸十六篇即鄭所述二十四篇之逸書鄭爲書贊稱安國爲先師謂賈馬傳其業則漆書與孔壁本安得有不合者志又云晉世秘府所存有古文尚書經文今無有傳者至東晉梅賾始得

安國之傳奏之所云今無有傳者傳卽傳授之傳明古文亡於永嘉其後官私本皆絕也云梅賾奏安國之傳不云經者以上已言經文則此但言傳而經在其中矣正義之引晉書謂太保鄭沖以古文尚書授蘇愉三傳至梅賾遂奏上其書上云以古文尚書授而下云上其書則其書非卽古文乎而可云梅賾不上古文經乎且若以無有傳爲無傳注則梅賾奏上其傳施行已歷數朝矣而尚云今無有又可通乎毛又以馬鄭所注書序百篇亡書目凡四十二篇爲漆書本則漆書本固有逸書十六篇在中此明與馬融說乖并妄據而無之矣書中謂陳第辨梅鷟之攻古文以寡學自坐謬誤不足以灑冤毛之學雖多而識則寡吾謂非惟不足以灑冤且反足爲辨僞者之口實矣雖然

其辨正義以鄭所述二十四篇爲張霸僞書之誤語甚明快則與辨梅賾僞書者之見不謀而合其識未嘗不高也乃能辨此而不能辨彼何哉

書古文尚書冤詞後二

毛氏此書自謂懼古文尚書將見廢而爲之然吾知其必不廢也古文尚書非獨聚斂傳記所采語其中間亦必有眞古文之殘編賸簡如隋志所載尚書逸篇之類者故其尤善者皆各有精言以立一篇之幹若不得眞古文之要領以深惡其僞則其學彌粹其信彌篤李文貞曰禹謨伊訓說命傳道之書也太甲旅獒周官諸篇亦非董仲舒劉向輩所能言其書自東晉列國學宣博士見晉書荀崧傳歷今千餘年無貴賤賢愚不之學習安得有

議其廢者即或議之而其勢固不行也傳曰與其過而廢之也寧過而立之果欲議廢則亦乖於理矣禹謨三篇雖非親授受之文而聖人之道存焉太甲諸篇有大醇而無小疵以爲非董劉所能言固也夫董劉之言有志於修身行政尚孳孳取爲師法況高出董劉者乎故吾知其必不廢也以其言決之也并書此於後以解毛地下之懼且以明辨眞僞者之專以尊經非有意於梅書之廢也

皇極經解卷三百二十九終

嘉應生員温心源校